

北史演義

四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史演義第四册

朱杜行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三十三卷

逼京洛六渾逐主

奔長安黑獺迎君

話說孝武帝聞歡引兵向闕。親勒十萬人馬。帶領文官武將。屯于河橋。橋在洛陽以斛斯椿爲前驅。屯于邙山之北。椿言于帝曰。臣聞高歡之兵。三百夜行。中餘里。人馬必乏。椿請率精兵一萬渡河擊之。掩其勞敝。可以得志。帝然其計。遣門侍郎楊寬與椿不睦。說帝曰。高歡恃其兵強。遂至以臣伐君。何所不至。假兵于椿。恐生他變。椿若渡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大凡關隘。人必多疑。多疑無不敗者。椿嘆曰。今熒惑入南斗。上信左右間構之言。不用吾計。豈天道乎。蓋五行志云。熒惑入斗。天子不安其位。又俗謠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

殿走。故椿言及此。其時宇文泰聞之。亦謂左右曰。高歡兵行太速。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方可取勝。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捍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則大事去矣。英雄所見。自爾明白。無如孝武當日。專以拒守爲計。乃使斛斯椿、潁川王斌、共領一萬人馬。鎮守虎牢。長孫子彥領兵一萬。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引兵一萬。鎮滑臺。汝陽王元暹領兵一萬。鎮石濟。高王兵過常山。知四面城池皆有兵守。遣上將韓賢以五千騎攻石濟。竇泰引兵五千攻滑臺。而自率所部直前。那滑臺守將賈顯智。本係高王舊人。素有歸降之意。聞泰至。謂元壽曰。竇泰。勇將也。不可與戰。元壽信之。遂閉城不出。顯智陰遣人納降于泰。許爲內應。潰了一路先。有軍師元圓覺其意。乃私言于元壽曰。賈將軍恐有他圖。宜備之。元壽乃使元圓見帝。請益兵。帝遣大都督侯機紹引兵赴之。竇泰知有兵來。引軍直抵城下。機紹出戰。顯智繼之。元壽守城。戰方合。顯智在後呼曰。軍敗。退走。前軍亦亂。機紹不能禁止。被泰掩殺過來。一戟刺死。元

壽聞之。驚得魂不附體。棄城而走。兵勝則居功。兵敗則免。顯智遂接。軍入城。

報知高王。高王大喜。時有北中郎將田怡。亦遣使約降于歡。願爲內應。速進

兵。事露被誅。帝見人心內變。於是益懼。歡至野王城。離河十里。停車不一使

奏帝。自明非有叛志。特欲面申誠款。以明心迹。乞上勿疑。帝不答。潁川王斌。與

斛斯椿爭權不合。棄椿還。勢已如此。猶爾爭。權小。人有何遠計。言于帝云。滑臺石濟皆不守。歡軍

已至。帝大懼。丁未。遣使召椿還。一。路。又。漢。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

以五千騎宿于灑西。沙門惠臻。負玉璽。持千牛刀以從。衆知帝將西出。其夜逃

亡者過半。亶。湛。二王亦逃歸。帝遣人至宮中。單迎公主數人。此語。倉皇就道。從

者絕少。武衛將軍獨孤信。單騎追帝。帝見之。嘆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乃

知世亂出忠臣。非虛言也。高王行至河津。知帝已西去。遂吩咐段韶。飛馬過河。

安撫大小三軍。各守營寨。大軍忙卽渡河。河橋軍士未逃者。皆迎拜馬首。十萬

一。時。冰。消。五。解。

是夜王宿河橋寨中。見一應表奏文書。皆堆積案上。燈下翻閱。見有度

支尙書楊機奏云。高歡久失臣節。必無善意。宇文泰兵馬精強。潼關險阻。不若西幸爲上。不勝大怒。時高隆之素與吏部尙書崔孝芬、駙馬都尉鄭嚴祖有怨。欲乘閒害之。入帳見高王倚床默坐。面有怒色。乃曰。今天子西幸。實非本意。皆出數賊臣之謀。王曰。果如卿言。尙書楊機素號老臣。朝堂宿望。我甚重之。乃閱其表。暴我過惡。勸帝西出。豈不可恨。隆之曰。不獨楊機然也。卽吏部崔孝芬、駙馬鄭嚴祖亦每于帝前舉大王之過。起西幸之謀。皆罪不容誅者。借刀殺人王曰。俟至京。當盡誅之。次日王入洛陽。朝官跪道相接。百姓皆執香以迎。以永寧寺壯麗。作行署居之。乃遣領軍段韶等。率輕騎追帝。請駕東還。欲請帝歸不遇。欲避逐君之名。

實無害帝之意。故迎請之。啓直有四十。

命世子高澄入宮見后。后見澄大慟。欲見王。澄曰。父王有

命。將親自西迎帝歸。帝歸後。方來相見。后益悲。澄以好言慰之。而出。八。寅。

高王於永寧寺正殿召集文武百官。責之曰。爲臣奉主。職在匡救危亂。上既不

能諫爭于平日。又不能隨扈于臨時。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倉皇逃竄。上節安在。

衆莫能對。尙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與聞。若卽追隨。恐跡同逆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見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王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並無一言諫爭。使國家之事。一至於此。罪欲何歸。

何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乃收雄及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吏部崔孝芬、尙書劉廡、楊機、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命執駙馬鄭嚴祖。數日前全家已逃。嚴祖逃去爲後 宏農相遇之由乃下令。朝臣西去者。不論王侯貴戚。悉收其家屬。拘于瑤光佛寺。還者放免。若有勸得帝回者。重加官爵。授以不次之賞。唯斛斯椿妻黃氏、幼子斛斯演、發下天牢收禁。一日拿到嵩山妖道潘有璋、黃平信、李虛無。王親自嚴訊。審出實情。遂往斛斯椿宅搜取魘魅等物。直至深密之處。名偃月堂。供奉九天使者。旁列黃巾數十。皆如病時所覩。問有璋伏屍埋于何處。有璋指出地方。遂令掘起。魘魅事至此方了見有一三四歲小兒。身首異處。一草人穿王衣服。一百二十支節。皆用麻繩綁縛。身邊有劍一口。劍鋒上皆有血腥。王見之大怒。命卽焚之。術士李業興曰。不可造

次。須將草人支節逐一解散。焚之方安。小兒屍必用棺木成殮。安葬入土。冤魂方解。王命如言以行。有璋三人。凌遲處死。邪衛亡身信然監中弔出斛斯演。一並斬首。妻囚子戮。皆椿自取之也。且說孝武西行。事起倉卒。芻糧未備。又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而走。高兵日逼。勢甚危急。於是星夜往龍門進發。糗漿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比光武帝麥飯如何帝悅。許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饑渴。俄而斛斯椿至。稍有糧食。用以濟軍。然不見宇文泰來接。所謂吃現成食者心甚疑懼。循河西行。人烟蕭索。絕非東洛氣象。因謂左右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左右皆流涕。帝亦悲不自勝。身為帝王流離若此豈不可歎泰聞帝至。忙備儀衛迎帝。先遣趙貴、史寧來請帝安。然後親率諸將。謁見于東陽驛。叩頭駕前。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帝慰之曰。公之忠節。著于遐邇。朕以寡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

士皆呼萬歲。泰迎奉帝入長安。權以雍州廨舍爲宮。歡妻之足以此歡其本在此帝卽授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尙書令。別置二尙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尙書毛遐周惠達爲之。二人悉心竭力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朝廷賴之。帝欲結泰歡心。以馮翊長公主妻之。拜駙馬都尉。維時軍國草創。從官皆無住處。初聞高王拘其家屬。歸者得免。逃回者過半。留者皆無妻小。權借民居以處。獨宇文測一家。全虧張吉擁護。平陽公主西來。夫妻重聚。人皆重張吉之義。而羨測之得人。丁張吉不測事再說高王因朝中無主。權推清和王。夏爲大司馬。掌理朝綱。自率大軍追迎帝。駕正欲起行。忽爾體中不適。暫居永寧寺中靜養。一夜睡去。夢一美女。從左階下。冉冉而來。儀容綽約。光彩照人。雖爾朱后號稱絕色。其美更甚。登階而拜曰。安南岳地仙也。與王有夙世緣。奉上帝命。侍王衾枕。王大喜。引之起。女又曰。天機有數。此時未可造次。會合之期。當在宏農地方。言訖。飄然而去。軍事不遠歡好得之好色亦王驚醒。達旦不寐。袍上尙有龍涎香氣。自以巫山之夢。不過如此。因

想大軍西行。必從宏農經過。到彼有遇。亦未可知。不一日到了宏農。先遣僕射元子思往潼關追駕。大軍暫歇城中。忽有遊騎拿獲鄭駙馬一家。前來報功。王命收禁後營。回京發落。斯時若見鄭娥當即納之斷不收禁後營令高澄見而心動生出後文無數事情然不如以此使文章生色

耶。你道駙馬嚴祖。何以被獲。蓋嚴祖世爲國戚。永熙朝。又尙新寧公主。富貴無比。公主單生一女。名大車。號曰娥。年十四。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父母愛如珍寶。已許字廣平王元贊。當高王入洛時。嚴祖懼禍。又愈與王無讐。不至害我。故暫避河東。俟事平回京。後聞高王要治他罪。只得離了河東。逃往長安。那知被高家遊騎捉住。此時囚在營中。插翅難飛了。一日高王聞報。元子思叛去。已降于泰。不勝大怒。便命世子留守軍營。親自將兵來攻潼關。守將毛鴻賓出戰。擒之。遂破潼關。進屯華陰。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長安大懼。潼關已破長安危

亦再說世子自王去後。日夜巡視各營。一夕月色微明。與段韶閒步營外。行至後幕。忽聞嗚咽之聲。世子問曰。何人在彼啼哭。左右對曰。是鄭駙馬家眷。世子

卽命開幕而入。見嚴祖曰。駙馬何苦若此。嚴祖泣而不言。遙見燈光之下。有一女子。擁羅巾而泣。窈窕娉婷。進步視之。女子斂巾而起。嬌容艷色。目所未覩。世子一見。頓覺神魂飄蕩。目不轉睛者久之。

聰明人正值暮少艾時候。美色當前。焉得不愛。澄之於鏡。已視爲籠中物。

問段韶曰。此女何人。韶曰。鄭駙馬之女也。子豈驚爲神女乎。世子微笑曰。恐

神女不及。因向嚴祖道。駙馬勿憂。俟我父王回軍後。余當稟請釋放。官還舊職。嚴祖再拜而謝。自是世子日夕探望。佳釀美酒。絡繹送進。時露貼戀之情。滿擬日久情熟。好事必諧。詎意高王以世子年幼。恐有疎失。屢使人至軍查視。使人回報曰。世子在營。別無他事。唯鄭駙馬一家。大行寬縱。王聞之。怒曰。孺子何知。敢縱反賊。卽日遣使收鄭氏家屬。赴京投獄。待後取決。世子大驚。然懼父威嚴。欲留其女而不敢啓。怏怏而已。

方欲以情相貼而忽來取去。所謂不知意事常八九也。

再說賀拔勝聞帝

西去。使長史元穎守荊州。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浙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于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

同心戮力。倡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勝之不從。諫言者特總。荆州耳。孰知荆州亦不保耶。高王退屯河東。使行臺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發民夫一萬。築城于蒲津西岸。限十日告竣。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王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啓。帝皆不報。王乃東還。遣行臺侯景。引兵襲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穎以應景。荆了州又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帝在洛時。曾遣都督趙剛。召之入援。兵未及發。帝已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違。司馬馮道和。請據州以待北方。處分。剛曰。宜勒兵急赴行在。景昭不對。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殺我。景昭悟。卽率衆赴關。會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歡。起兵應之。東荆了州以其衆邀景昭于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由是三荆之地。皆屬高王。且說破胡還至半途。聞荊州已失。大驚曰。荊州吾根本地。今若失之。妻子皆爲虜矣。遂率軍馬。星夜趕回。回已景知勝兵將至。慮其驍勇難敵。遣人

求援于敖曹。敖曹曰：「大王使吾鎮守豫州，正爲今日勝之勇，非景能敵。吾當力戰破之。」遂許發師，但未識兩虎相鬪，勝負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歡之逼帝，乃帝自取。孟子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孝武之謂也。」至高王賁，朝臣數言，確中若輩之病。庸庸苟苟，生則徒生，死亦徒死，可爲千古炯鑒。

第三十四卷

娶國色適諧前夢

遷帝都重立新基

話說賀拔勝兵至荊州，離城不遠。侯景引兵出禦，相遇于魯陽山下。勝問來將何人。景出馬曰：「是我。」勝曰：「你是我故人，何爲奪我城池？」景曰：「此皆大魏土地，你取得，我也取得。今荊州旣爲我有，勸你莫想罷。」景言勝聞言大怒，拍馬直取侯景。景迎戰數合，那裏敵得勝之神勇。衆將齊上，破胡鎗挑數將，三軍皆懼。一齊望後退走。勝揮兵直進，勢如破竹，追下數里。忽見西北角上塵土遮天，金鼓振地，擁出一隊人馬，乃是豫州高敖曹引兵五千來救荊州。勝見有援師，暫卽退下。景見敖曹曰：「若非將軍來救，幾至失手。」敖曹曰：「君勿憂，明日看吾破之。」當夜

各歸大營。天色微明。勝便討戰。教曹出馬。謂勝曰。我二人皆號善戰。爾知吾勇。我知爾強。今日各賭本事。不許一人一騎幫扶。我輸了還你荊州。你輸了從此去罷。勝點頭道好。番逢敵手必非混殺一場故令軍士皆從壁上觀各揮軍士退後。雙鎗並舉。兩騎相先。一往一來。渾如兩道白光。滾來滾去。清晨戰至下午。不知幾千回合。二人愈鬪愈健。越戰越勇。兩邊軍士都看得呆了。直到天黑。猶不住手。軍士看呆天黑不住都是加倍寫法兩人精神躍躍紙上加侯景便叫鳴金。那邊亦鳴金收兵。勝回營。飽餐一頓。想起一家性命。都在人手。不斬教曹。焉能奪得城池。救得眷屬。吩咐軍士。點起火把。出營高叫道。教曹。你敢與吾夜鬪麼。教曹聞知。亦令軍士點起火把。挺鎗直出。喝道來來來。退避者不算好漢。兩人皆餘勇可賈於是重又戰起。火光之下。各逞神威。正如碁逢敵手。你不讓強。我不服弱。直至天明。二人戀戰如故。侯景見破胡士卒皆荊州人。因生一計。令其父兄親戚。四面招呼。軍心一動。遂皆散走。勝方酣戰。見大勢已潰。只得回馬而走。敗於侯景之議計則勝之勇原不讓於教曹 教曹拽

滿雕弓。一箭射來。中勝右臂。遂負箭而逃。敖曹亦收兵歸去。勝敗下三十餘里。無一騎相從。俄而將士稍集。祇存殘兵五六百人。勝憤極。欲扼劍自刎。左丞崔謙止之曰。將軍不可輕生。今西歸無路。不如暫投南朝。再圖後舉。勝從之。遂奔梁。今且按下不表。單講高王回至洛陽。時清和王出入已稱警蹕。以天子自居。小人得志每每如是王醜之。欲立其世子善見爲帝。却未明言。有僧道榮。孝武所信重。遣令奉表于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以故立帝之議未發。越一日。內史侍郎馮子昂。偕西行文武十餘人。逃回洛陽。高王大喜。乃親至瑤光寺。點放其家屬。子昂有女名嚴娘。年十九。貌美非常。曾嫁任城王爲妃。王死。孀居。歸母家。今同拘寺中。王見之心動。次日。卽著高隆之爲媒。往聘。子昂不敢違。遂納于王。封爲安德夫人。甚加寵幸。馮夫人又言同拘于寺者。有城陽王妃李氏。侍中李昱之妹。冰肌玉骨。霧鬢雲鬟。可稱絕色。城陽爲爾朱兆所害。

妃嬪居已久。今年二十有一。王何不釋而納之。王曰。果爾。當使與卿爲伴。次日
卽遣內侍王信忠至寺。特召侍中李昱之妹。至府問事。以小車載之而來。王見
李氏淡粧素服。綽約輕盈。飄飄若仙。彷彿與前夢所見相似。與之言。歷數苦情。
愁容戚態。愈覺動人。不勝大喜。是夜遂納之。封爲宏化夫人。連納二女正爲討
聖鄭嬪引端乃行

文陪起法凡李氏親族。皆得免放。寵愛更逾於馮氏矣。一日王與李夫人晝寢。司馬

子如有事欲啓。同世子來見。內侍言與李夫人同睡。二人不敢入。子如謂世子

曰。子亦畏大王耶。世子曰。非畏也。懼驚同夢耳。語趣至晚王猶未起。二人不敢歸。

伺候至曉。天明王起。內侍稟司馬尙書及世子在外求見。王召入。子如方欲言。

忽宮官進報曰。今耆老百官已集午門。候王議事。王遂起。謂子如曰。汝且從我

入朝。此時不必有所言也。已知其高臥時已打算停妥於是王至朝堂。告於衆曰。永熙棄國而

去。不賜一音。今欲於諸王中另立一人。以主社稷。誰其可者。衆皆曰。惟大王命。

王又曰。孝明以來。立帝不順。孝莊以叔繼姪。永熙以兄繼弟。倫序失正。國家所

以衰亂。今當按次而立。順說得名正首唯清和世子善見。以序以賢。允協人望。因向清和曰。立王不如立王之子。衆莫敢違。大議遂定。清和回府。又羞又惱。心不自安。帥輕騎南走。鳥梁高王聞之。親自引兵趕往。追至於河中府。及之。謂清和曰。天下焉有天子父而逃於外者。破一語與之並馬而返。直送至府。王登堂索飲。清和設宴。呼世子出拜。王答拜。宴罷。又召其妃胡氏并長女瓊姝出拜。謂王曰。吾家性命。全在大王。王遂與立誓。言必終始相保。又見瓊姝端嚴美麗。王問幾歲。曰十三。王謂清和曰。王女與吾子澄。年貌相當。結爲秦晉之好何如。須得如此清和大喜。曰。若得世子爲婿。吾之幸也。王遂解下玉帶一條爲聘。清和亦取出紫金冠一項爲酬。極歡而別。丙寅。王率百官具儀衛迎清和世子善見爲帝。卽位於城東北。大赦。改元天平。時年十一。爲魏孝靜帝。歡實貪其幼而立之也。於是魏判爲二。河以西曰西魏。河以東曰東魏。提筆再說鄭駙馬一家。收禁在獄。世子高澄。屢欲到監探望。畏王不敢。嚴祖憂懼無計。因想咸陽王坦。是公主叔。

父。與我至親。或肯援手。修書送去。求他救解。咸陽見書。次日至晚。微服入獄。見嚴祖夫婦。相對下淚。楚四相對見者心明咸陽曰。我因君在獄。日夜打算相救。苦於計無

所出。司馬子如等。我曾懇求數次。皆不肯爲援。將若之何。夫婦聞而愈悲。只見

其女大車。亦從旁哭泣。可憐憐咸陽一想。便向公主道。要救一家性命。須在此女

身上。公主問何故。咸陽道。高王爲人。人莫能測。唯美色可以動之。近日長史馮

子昂女。侍郎李昱之妹。是可知二女是陪客歡皆因其色美。納之後房。兩家親族。無不釋

免。吾觀甥女容顏絕世。若使納之。彼心必喜。可保無事矣。公主曰。大車年幼。况

已許配廣平王贊。如何使得。咸陽曰。我豈不知。但廣平西去。料無返日。且全家

性命。與一女榮辱。孰重。破一語若捨此計。難免刑戮。將來甥女。更不知若何飄落

矣。夫婦聞言大哭。女亦淚下如雨。咸陽又曰。哭他何益。爾朱后以帝后之尊。尙

爲之妾。何況你女。公主曰。既如此說。只要救得全家。任憑叔父主張便了。乞憐語亦

著急咸陽見公主已允。嚴祖自然聽從。遂相別而出。歸至家。已交二鼓。細想此

計雖好。但高王前若何啓口說合。輾轉不寐。天明起身。走至堂上。見壁上掛神女圖一幅。鄭織地仙也。須用神女羽合。乃江南張僧繇所畫。精妙絕倫。乃命內侍收下。午牌

後。帶了此畫。來見高王。高王召入留坐。畧敘寒溫。咸陽命內侍送上畫來。便道

此幅神女圖。是江東張僧繇筆。吾見畫得好。特送大王把玩。王曰。僧繇畫可通

神。吾亦聞其名久矣。展卷視之。果然仙容若活。高王觸起前夢。因謂咸陽道。世

間女子。有若神女之美者乎。咸陽道。更有美於此者。特大王不知耳。深一層高

王忙問何在。咸陽道。駙馬鄭嚴祖之女。美實過之。高王曰。嚴祖宏農被獲。現禁

天牢。吾方誅之。難道他女有若斯之美。咸陽道。此女乃新寧公主所生。年十四。

名娥。至其容貌之美。蓋世無雙。大王舍此不求。是空有好色之名了。王曰。果爾。

吾當赦其全家。咸陽辭出。王陰令畫工到監。先圖其貌來視。俄而畫工繪像以

獻。會像一層從神女圖生出。亦見高王急不及待意。王一見。與夢中所遇南岳地仙容貌無異。驚喜欲

狂。忙卽下令到獄。放出鄭氏一家。房產資財。悉行給還。斯時鄭嚴祖依然富貴。

如故了。次日。卽央咸陽爲媒聘娶之。公主雖痛女年幼。不忍割捨。然權在人手。

不敢不從。唯有含淚相送而已。高王娶了鄭娥。眞如天仙下降。不敢以妾禮相

待。嘗謂娥曰。靚卿畫上芳容。已足令人神醉。今日得親玉體。能不使我魂消。娥

亦婉轉柔順。王愈愛之。封爲楚國夫人。唯世子聞王納了鄭娥。如有所失。一續

絕至此王見其忽忽不樂。疑爲思母。因命之曰。汝離母已久。可先歸晉陽。吾將遷

駕鄴城。俟定都事畢。然後歸耳。世子受命而去。一日。忽報西魏宇文泰引兵攻

潼關。守將薛瑜陣亡。關已失守。諸將咸請救之。王曰。吾方遷都。未暇發兵。且渠

亦不敢深入。進討之期。且俟後日。此時自問乃下令曰。洛陽建都已久。王氣將

盡。且西逼西魏。南近梁境。非據守之地。今將梁鄴。文武軍民。俱限三日起發。一

都則大權悉歸掌乃以趙郡王諶爲大司馬。咸陽王坦爲太尉。高盛爲司徒。高

敖曹爲司空。司馬子如。高隆之。高岳。孫騰。共知朝政。先日護駕遷鄴。自己留後

處分。丙子。東魏帝發洛陽。六宮從行。軍民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時闕馬。尙書丞

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改司州爲洛州。以尙書令元弼爲洛州刺史。鎮洛陽。庚寅。帝至鄴。越三日。高王亦至。時宮闕未就。帝居北城相州之廨。王乃命拆洛陽舊宮木料以濟之。限日凍成。又以新遷之民。貲產未立。不無嗟怨。出粟一百三十萬以賑之。民始寧居。運都王部分已定。遂辭帝歸晉陽。當時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重欲成。化作鸚鵡子。

此謠永熙年間已有。是時盛傳鄴下。蓋青雀子者。謂孝靜帝清和王子也。鸚鵡子者。後來高洋代帝。年號神武之驗。此時後話不表。再說世子歸去。祇將洛下變遷事情。訴知婁妃。王之連納三美。未嘗言及。王歸。婁妃接見。問女后若何。王曰。永熙西去。后已遷鄴。有吾在。人莫敢慢也。俄而報三位夫人至。妃問何人。王一一告之。時衆夫人皆來參拜。俱不樂。王命升堂。拜見婁妃。又命與衆夫人相見。衆見馮李二夫人貌雖美。不以爲異。及見鄭娥。皆大驚。疑非人世中人。婁妃亦笑道。大王得此美麗。莫怪不復念舊也。婁妃當下直有我見王曰。亦賴卿不

妬耳。當夜共宴於婁妃宮中。宴罷。各送一院居住。獨飛仙院。層樓畫閣。尤勝他處。命楚國夫人居之。蓋院在德陽堂後。與王聽政之所相近。朝暮尤便出入也。

院不在內宮。伏下高澄。便於往來之由。

一日。王在婁妃宮。見諸夫人皆在座。忽然想起爾朱后獨

居東府。相隔已久。欲往見之。恐其尙記前恨。乃私語桐花曰。吾欲往東府。煩卿

先行。叫他莫再拒我。桐花笑曰。大王自不去耳。彼何嘗拒大王也。話知心桐花遂

往。斯時爾朱后正切幽懷。見桐花至。喜曰。夫人尙念我乎。桐花曰。不唯我念后

王亦念后也。輕出口后曰。彼方貪戀新歡。焉肯復念舊人。桐花曰。王不來者。慮后

見怪耳。今日相聚。勿記前嫌也。后聞。又喜又恨。未幾王至。后乃和顏接之。王見

后形容消滅。頓生憐惜。時高澄已過週歲。抱出相見。王大喜。遂命設宴。三人共

飲。至晚。桐花辭去。王遂留宿后宮。歡好如初。又打和局了且說世子高澄。年雖幼。頗

有戀色之意。高王覺知。謂婁妃曰。澄兒情竇已開。吾前在洛陽。已聘定清和王

女爲室。今冬與之結婚可乎。妃曰。妾亦有此意。王遂命造世子府。務極華麗。一

面修表以聞。一面啓知清和王。將吉日送去。清和喜諾。臨期世子到鄴親迎。帝與清和皆厚賜之。內外百官。無不畢賀。迎至晉陽。在北府正殿成親。拜見高王夫婦。然後送歸新府。斯時世子年少尙主。加以郎才女貌。正是富貴無雙。榮華莫比。人生得意之遭。莫逾於此。那知人心不足。內中又弄出事來。且聽下文分解。

逼去舊君。擁立少主。斯時高歡。竟與曹操司馬懿無異。至見色卽收。荒淫奢侈。宜其大業不成。而卒能自強者。其才足以勝之也。

第三十五卷

送密函還詩見拒

私宮婢借徑圖成

說這鄭娥之母新寧公主。乃清和王從妹。娥與瓊姝。爲姑舅姊妹。幼年最相親密。今聞公主嫁來。不勝欣喜。告於高王。欲往見之。王欲不許。又不忍拂其意。但云且緩。娥見王不許。懇於婁妃。妃乃爲王言之。王曰。我不令去者。蓋有故也。兒方新婚。要他夫婦諧和。楚國之美。足令脂粉無顏。新婦遠不及他。澄見楚國之

美。必嫌妻貌不佳。佳嫌妻不佳必嫌是問其歡心也。我故不放他往。妃曰。王太多心。兒焉敢若此。王遂許之。鄭娥知王已允。大喜。次日起身。十分粧束。帶領宮娥十八。上了香車。左右侍從。簇擁而行。有人報知世子。世子大喜。曰。楚國來耶。忙整衣相接。娥至堂前下車。女官二人引道與世子相見。遙聞環佩之聲。乃是公主出接。一羣宮女擁著而來。彼此相見。大喜。禮畢。攜手進入內宮。二人並坐。宮女獻茶。世子亦來坐於其次。意中人相遇寫盡垂涎光景鄭夫人年幼嬌羞。進宮兩月有餘。見人未嘗言語。至見公主。乃是舊遊女伴。不勝欣悅。以世子在座。欲言不言者數次。世子覺。起身走出。夫人乃謂公主曰。愚姊一別賢妹。不覺半載有餘。憶想我與妹共乘木蘭舟。遊太液池。令侍兒採蓮唱歌。正在洛陽上苑之中。不圖相見。乃在此處也。公主曰。人事變遷。不堪回首。今日姊來。恍如天降。真令人喜出望外。夫人又曰。自別父母。無日不念家鄉。使人夢魂顛倒。未識吾父母安否。公主曰。皇姑前日來見。幸喜精神如舊。所念念不忘者。惟賢姊一人。命妹寄言。勉

進飲食。善保玉體。於是兩人促膝密語。歡笑不已。世子密從屏後竊聽。

房中書

竊聽寫出世子
心癢難忍光景

音聲嚶嚶。愈覺可愛。忙催宮女送進新菓。及佳釀美酒。夫人不

飲。只見宮女報道。午時已及。請夫人回宮。鄭娥起身告辭。公主不敢留。便道。後

日參謁公姑。來與賢姊聚話便了。親自送至宮門。世子已在香車旁等候。

殷加動意

做依之
態如見

見夫人出。謝曰。今日蒙夫人下降。倉猝簡慢。幸夫人勿怪。鄭娥道。聲不

敢。登車而去。世子見他去了。只管呆想。要曉得宏農相遇時。鄭娥正在憂愁。困

苦之際。其天然秀色。已愛不能舍。况今在歡悅場中。粧束一新。此回相見。何異

嫦娥下降。回視公主。真有仙凡之別。

果不出其
父所料

故雖宴爾新婚。世子一念一心。

只在鄭娥身上。打聽高王或往軍營。或往東府。時時往來飛仙院外。冀得一遇。

一日鄭夫人在宮無事。忽有宮女報道。今歲冬暖。宮牆外梅花盛開。高下如雪。

微風一過。香氣熏人。娥素性愛梅。聞之大喜。遂引宮女五六人。步出飛仙院外。

那知梅花開處。去此尚遠。因問梅花何在。宮女指道。就在前面翠薇

鄭娥尚帶
孩子心性

亭外。夫人要看。須到亭上觀望。娥見宮院深沉。絕無人迹。信步走至亭上。

到只一

緣出許多曲折
深院景象如見

果見四面皆梅。花光如玉。不覺大悅。忽聞畫角之聲。起自林中。

嘹唳可聽。因問何人花下吹角。有婢慶雲者。爲知院宮女。性頗伶俐。走出一望。回言世子在花下吹角。娥道。既是世子。莫去驚動。悄悄看一回罷。那知世子花下。早已窺見。亭上有人。料必鄭娥看梅。遂放下畫角。上亭相見。鄭娥見過。忙欲退避。世子覺其欲避。便道。請夫人自在觀梅。走下亭去了。鄭娥命慶雲問道。方才所吹畫角。是何宮調。聲甚激越。世子道。是落梅腔也。若夫人愛聽。再吹一曲何如。

正欲湊趣上去况
娥有此一問耶

於是世子復坐樹旁石上。吹弄畫角。夫人憑欄而聽。覺

其聲如怨如慕。忽觸思鄉之念。呆立不動。俄而大王來到。世子倉皇走出。王見世子曰。爾不在宮中。來此何幹。世子曰。兒聞梅花盛開。特來一看。王叱之退。鄭娥見王來。移步相接。王曰。卿何在此。對曰。妾聞此處梅花遍放。故走來一玩。適世子在梅下吹角。暫立聽之。王見其直言無諱。轉不爲異。便攜手同歸院中。謂

之曰。我宮律甚嚴。諸夫人無事。皆不許出宮。卿何擅自出外閑步。娥聞之有懼色。王又慰之曰。卿年幼未知。我不怪卿。卿勿懼。後莫若此耳。娥應曰。諾。從此娥無故不出。世子亦不敢來窺矣。頓且說石州有一豪戶劉蠡升。乃僞漢劉元海之後。驍勇絕倫。民夷畏之。離州百里有一雲陽谷。谷內周圍四百里。蠡升據之。招兵買馬。日益強盛。手下精兵數萬。勇將百員。孝昌末。建國曰漢。稱天子。置百官后妃。一如天家之制。石州一路。皆被擾害。爾朱榮。爾朱兆。進兵征討。俱爲所敗。奈何他不得。近又得番僧二人。能行妖術。教演弟子二三百人。專事興妖作孽。女曰九華公主。美而勇。亦授番僧之術。能翦紙爲馬。撒豆成兵。窺見魏分爲二。中原擾亂。遂引兵來奪石州。官兵不能抵敵。詳敘蠡升之強則高王必自親征世子於賊方得私圖苟合

於是刺史楊天祐。飛章告急。高王接得文書。乃於德陽堂召集諸將議曰。蠡升強暴已久。非吾自行。恐不能收服。諸將咸請出師。於是點選精騎三萬。猛將二十員。卽日起發。入宮謂婁妃曰。劉蠡升反。吾自往討之。有一事托卿。卿勿負我。

妃問何事。屏去左右。私語妃曰。楚國年幼。卿當以兒女畜之。加意保護。但此女性好遊嬉。當戒其靜守宮中。勿縱出外。澄兒屢在飛仙院外閑行。吾屢次見之。其意叵測。卿主宮事。尤宜防微杜漸。勿使弄出事來。追悔無及。妃笑曰。楚國吾亦愛之。何用王囑。澄兒頗曉禮義。何敢妄行。吾自留心防之便了。大王不必掛念。歡之叮嚀甚細。婁妃回得托大。倘以君子之心待其子耳。王曰。得卿如此。吾復何憂。又至飛仙院中叮嚀一番。然後至軍。命世子曰。并州事。爾自主之。倘有疎失。責在於爾。世子再拜受命。王遂起兵星夜前往。按下不表。再說世子自王出軍後。深惑鄭娥之色。邪心又起。每欲潛致殷勤。又恐洩漏。甚至廢寢忘餐。幽懷如結。一日在瑞芝堂。與私奴馮文洛談論外事。忽見飛仙院宮女李慶雲升階再拜。世子問何事至此。慶雲曰。奉夫人之命。送金櫻於公主。兼問近安。世子大喜。喜得可疑。遂同慶雲入宮。慶雲拜見公主。致了主人之命。公主亦問夫人安否。閑話一回。便即辭出。只見世子亦出宮來。手持一書。封固甚密。付之曰。公主有書。送與夫人。你可帶去。慶雲

接書便去。回至飛仙院。把書呈上道。此公主送於夫人者。鄭娥見封面上寫楚國夫人手啓。開函一看。乃是四句五言詩。詩曰。

金閨久無主。

羅袂欲生塵。

願作吹簫伴。

同爲騎鳳人。

娥看罷大怒。問曰。此書誰與你的。慶雲曰。小婢出宮時。世子言是公主書。教我帶歸的。鄭娥曰。世子視我爲何人。擅敢吟詩戲弄。我去訴知內主。看他何顏。慶雲跪下道。夫人且息怒。小婢有一言相告。若訴知內主。不過將世子責備一番。但合宮皆曉。議論蜂起。反若夫人無私有線了。不若還其書。絕其意。消磨於無事的好。可曾却鄭娥被慶雲相勸。把怒氣按下。便道。你將書去交於公主之手。說世子若再如此。決不干休。慶雲領命。復到世子府來。將書密呈公主。備說夫人見書大怒。命卽送還。公主看了。果是世子親筆。大驚失色。對慶雲道。你去對夫人說。此事看奴薄面。切勿聲張。慶雲去了。世子到晚入宮。公主道。楚國夫人。最爲大王寵愛。世子送書與他。何膽大乃爾。獨不畏王知耶。世子搶書。就火上焚。

之曰。今生不得此女。有如此書。誓在必得直不以性命相搏不弄出來不止矣公主駭然。再欲有言。世子已出宮去矣。一日。鄭娥在婁妃處夜宴而回。時已更深。行近院門。月明如水。四面無人。忽見世子獨立階下。向娥曰。請夫人少留片刻。我有一言欲達。鄭娥變色曰。世子前日無禮。我將訴于內主。隱忍而罷。今夜尙有何言。妾非路柳牆花。任人輕薄。世子亦有父子之義。豈可不自知過。義正調嚴世子道。我自宏農相見。已致殷勤。夫人面上並非寡情。何拒我若此。夫人道。高情雖有大義。難犯。斬回得說罷便走。世子攔住去路。依依不捨。宮人皆懼。夫人發急下淚道。君若無禮。我當撞死階前。以絕君意。世子始懼。謝罪而去。娥至宮。下淚不已。慶雲再三勸慰。又囑宮人莫洩。娥始寢。次日燈節。世子命造巧樣新燈千百盞。送入婁妃宮中。結燈山一座。趨奉其母人嫌要妃設宴于寶慶堂。召諸夫人賞燈。唯鄭夫人不至。遣宮女慶雲回說身有微疾。不能赴宴。婁妃道。既體中欠安。不必勞動他。明日我自來望。慶雲退立階下。徘徊觀望。半晌不去。世子遣宮女問之曰。你留

此。不畏夫人責乎。慶雲曰。夫人性極善。不我責也。時漸更闌。華筵已散。慶雲回

至翠薇軒。門戶寂寂。忽聞廊下有人言曰。慶雲何獨行至此。慶雲大驚。

的 是 靜 深 宮 夜

景看時。乃世子也。慶雲曰。從內府回來。世子戲之曰。今關門已閉。何以得入。不

如從我去罷。攜其臂。至重慶堂軒下。是高王安息之所。與之共寢。

勝 以 金 帛 買 其 心 矣遂

以鄭夫人事托之。慶雲笑諾。又付玉珠一包。曰。諸侍女亦當結其歡心。使無阻

礙。慶雲又諾。至曉遂別。慶雲入宮。鄭娥尙未起身。呼至床前問之。慶雲曰。內主

娘娘賜我看燈。故不及歸。娥遂置之。午後婁妃親自來望。鄭娥接見。妃問曰。夫

人何疾不快。娥不答。再問。娥曰。妾欲得二郡主來此同居。則疾盡釋矣。未識娘

娘允否。妃曰。汝憂寂寞耶。我命他來伴你便了。遂命宮女以步輦往接。二郡主

者。王之次女端愛。卽後孝靜帝后。年十二。伶俐明決。與鄭娥最相得。故娥欲其

來。以爲拒絕世子之計。俄而端愛至。妃言夫人思汝。要汝來伴。端愛大喜。命移

粧具過來。妃去。端愛遂留。娥憂疑盡釋。

機 計 得 矣 其 如 世 子 失 望 何

慶雲急報世子曰。事不

諧矣。夫人請二郡主相陪。同床共榻。小婢有力難用。奈何。世子大驚。遂至飛仙院。請見郡主。郡主接見。鄭娥托故不見。世子私語郡主曰。妹何在此。你年幼不知宮禁。諸夫人誰不寂寞。妹能一一相伴乎。父王歸。恐見責也。端愛曰。我奉命居此。無畏也。扯淡世子出。郡主隔簾望之。見其在宮門口。與慶雲切切私語。心甚疑之。入房。娥問世子來。未識何意。端愛以世子言告之。娥驚曰。我懇郡主來。正畏世子耳。前以私書相戲。繼又攔住無禮。本欲訴知內主。反恐見怪。故隱忍不發。今奈何欲令郡主舍我而去乎。此時不得已端愛曰。我疑慶雲必與有私。夫人當告知母妃。以重責之。庶彼有懼心。鄭娥曰。我與郡主同往言之。有了幫手

大膽端愛應諾。二人並輦而行。見婁妃。妃命共坐圍爐。以逼寒氣。又命進膳。談話良久。夫人起告曰。妾有一事欲訴。乞娘娘屏去左右。妃令左右各退。獨郡主在側。妃問何言。娥乃泣訴世子事。婁妃大驚曰。大王真神人也。世子果然不良。日後必遭大禍。乃謂夫人曰。我失教誨。致令畜生無禮於卿。卿放心。我自責之。以

後自然不敢。只必怕大王歸。切勿令知也。娥拜謝。遂與端愛同。退婁妃。卽召世子。

責之曰。汝不畏死耶。楚國你父所愛。何得以無禮相犯。裏面諷矣若非父所心愛竟可犯耶若令

父知。性命難保。我不能救也。世子跪下連稱不敢。妃復戒飭再三。乃叱之使退。

世子回府。悶悶不已。問計於宮官馮文洛。田敬容。蓋二人有巧思。多才幹。皆世

子心腹。故私與商之。全不知懼向欲圖合美色之惑人甚矣哉文洛曰。楚國執意不從。勸世子絕念

的好。敬容曰。世子如欲圖成。臣舉一人相助。定有妙用。世子忙問何人。敬容徐

徐說出。管教堅心冰潔。終舍垢。恣意風流。卒受殃。且俟下卷細說。

高歡漁色不已。後得鄭娥。自謂志得意滿。孰知高澄千方百計。謀欲亂之。

天之報應。偏於人所不及料。亦巧矣哉。高澄蒸及父妾。行同狗彘。又何足

云。

第三十六卷 施邪術蠱惑夫人 審私情加刑世子

話說世子欲就私情。問計於田敬容。敬容不合說出一人。世子忙問何人。敬容

曰。臣聞通直郎李業興。善爲魘魅之術。能使仇讎化爲親愛。貞潔變而悅從。去年司馬尙書得一美婦。是吳人。被擄到此。尙書納之府中。屢欲犯之。其婦以死相拒。業興爲之施符一道。婦遂順從。大相歡愛。若得其術。世子事不怕不成矣。世子曰。業興得寵於王。恐不肯爲我用也。敬容道。業興近得人金。偷改文書。出人死罪。以此脅之。不怕他不爲我用。小人但知媚悅其主不願禮義綱常往往如此世子遂召業興入見。據坐怒色責之曰。大王何等待你。你擅敢得人金。出人罪。吾方檢點文書。知爾作弊。若稟知大王。只怕難免一死。業興大懼。伏地哀告曰。世子若饒我罪。定當啣環報德。世子道。既要我饒。我有一事托你。你肯依我麼。業興曰。世子有事。敢不竭力。世子遂攜手入密室中。謂之曰。聞卿素有靈術。能成人好事。我有一心愛人。近之不得。煩卿爲我圖之。業興曰。圖之甚易。但必得其姓名居止。然後可以行法。世子沉吟曰。既要爾行事。不得不與爾說。我所心愛者。乃楚國夫人鄭娥也。說出原覺報願欲求事成廉恥亦願不得業興聞之。懼不敢答。世子曰。今日言出我口。入於

爾耳。事在必成。否則殺爾以滅口。言再以危業與怕死。便道世子休慌。但須近其人處。於密室行法。三日後有驗。世子曰。飛仙院外深密處甚多。卿可安心居之。但院中尙有二郡主在內同宿。奈何。業興曰。無妨。包管三日後。郡主自去。世子大喜。遂引之入宮。暗中行術。業與雖懼死行術。然累鄭娥失節。又且說鄭娥自害却數條性命。宜其後之不善終也。高王去後。甘心獨守。雖世子屢次勾挑。毫無動念。自業興行術後。頓起懷春之意。良宵漏永。反有一世子往來於中。轉輾不寐。郡主連夜睡去。夢一猙獰猛虎。前來撲噬。纔得驚醒。略一合眼。猛虎復來相擾。懼不敢寐。起身謂夫人曰。兄被母責。決不敢再行無禮。奴欲還宮數日再來。夫人也不堅留。竟聽其去。世子聞知。術有效驗。大喜。乃招慶雲於僻處。問之曰。近日夫人光景若何。慶雲曰。夫人連日懨懨困倦。若有所思。世子喜極。遂告之故。因曰。吾計已成。今夜入宮。夫人必不拒我。但囑咐諸婢。臨時各退。你獨在門口相候。勿負吾托。慶雲受命而去。是夜月色微明。世子托故。宿於外軒。人靜後。潛至飛仙院叩門。想見世子此慶

雲卽忙啓入。問夫人睡否。慶雲云。睡已半晌。遂引世子入房。報云。大王回來。娥聞王回。大喜。忙披衣而起。只見世子立在床前。驚曰。君來何爲。連呼侍女不應。世子笑顏相向曰。我慕夫人而來。今夜生死當在一處。便挨身坐下。斯時夫人神迷意亂。如在夢中。邪術之迷見世子眉目如畫。肌膚若雪。儀容秀麗。態度風流。不覺動情。於是世子就之。娥遂不復堅拒。而共赴陽臺之夢矣。漏交五下。慶雲報道。天將曉。世子起身罷。二人並起。娥謂世子曰。妾以陋質。過蒙大王寵愛。滿擬潔身以報大德。憐君一點深情。遂至失身非義。幸君慎之。萬勿洩漏。不遇勿洩娥已甘心永好矣。世子曰。感卿不棄。密相往來。無慮人知也。遂起身珍重而別。自後鄭娥不復來請郡主。而世子竟得朝夕出入。後人有詩譏之曰。

占得人間第一芳。遊蜂堂下已偷香。

廣寒宮裏倫常亂。此日飛仙亂更狂。

廣寒指爾朱后事。飛仙指鄭娥也。今日按下不表。再說高王兵到石州。

俾書最此

而失彼看他將內事外事相問而敘何等細膩何等周匝

時已冬底。正值劉彞升手下大將劉涉同番僧二

人領兵攻打石州。番僧播弄妖法。或黑霧迷天。或黃沙括地。守城者皆懼。高王兵到。賊將退下十餘里。以備征戰。高王扎營城外。謂衆將曰。我軍方至。賊即退下。有懼我心。今後出兵。只許敗。不許勝。吾自有處。次日。段韶領兵出馬。劉涉敵住。戰了數合。韶詐敗而回。賊軍掩殺過來。兵衆盡逃。又差劉貴接戰。正遇番僧二人。左右夾攻。貴亦敗走。三日連戰七陣。高兵皆敗。於是盡收軍馬入城。寨中遺下軍糧。皆被搶去。賊兵笑以爲怯。莫笑莫笑死期即到除夜。賊將開懷暢飲。又恃有妖法利害。全不防備。王至二鼓。乃下令賀拔仁、劉貴引兵抄出賊後。截其歸路。親自帶領勇將十員、輕騎一萬、前去劫寨。及到賊營。正值半夜。賊兵盡在醉夢之中。官軍齊聲吶喊。四面殺入。渾如砍瓜切菜。個個束手受死。劉涉在中軍帳中。聽見兵至。忙欲起敵。兵已殺到帳外。只得從帳後雜在亂軍中逃命。番僧等醉不能起。皆被殺死。連日仔細猖狂今夜盡登鬼錄及至天明。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逃去者。又被

劉貴、賀拔仁，引兵截殺，斬首無數。劉涉被擒，解至軍前。王命斬之。於是乘勝而前。大兵直抵雲陽谷下。把守谷口者，乃蠡升弟劉信明，及大將萬安。聞前軍盡沒，高兵已至，慌急報知蠡升。求請添兵。一面堅守關口，以防攻入。蠡升聞報大驚。謂其女九華曰：「谷口若破，吾都城亦不可保。汝素通法術，可去協力守護。」九華引兵來至谷口，謂衆將曰：「吾兵新敗，不可與戰。」九華亦有將才命軍士各拾亂石堆積關前，以便臨敵施用。蓋谷口壁立萬仞，祇有一路可上。真是一夫當關，萬人莫敵所在。高兵初至，乘其銳氣，鼓勇而登。九華作起法來，一陣狂風，吹得亂石如雨點打下。逢著的頭破腦裂，人人受傷，不能進步。只得退至山下。王欲誘之出戰，賊將堅守不出。屢次進兵，反傷無數軍士。教人四面尋路，皆高峯峻嶺，無別徑可入。又降下一天大雪，瀰滿山谷，相守半月，計無所出。極晉進兵之難者，留爲下文地步。

定一邊再寫一邊，兩相連曲折有致。

忽一夕風雪飄揚，春寒殊甚。王獨寢帳中，清懷落寞，遙聞

更漏之聲，歸心頓起。三更睡去，夢一美人倚帳而立，吟詩曰：

君去期花時。

花時君不至。

簷前雙飛燕。

動妾相思淚。

細視之。乃鄭夫人也。王喜不自勝。問曰。卿從何來。乃至於此。美人不答。又吟詩曰。

秋風一夜至。

零落後庭花。

莫作經時別。

風流有宋家。

王起就之。恍然驚醒。

歸心已起。况再有此夢耶。

大以爲異。轉輾思之。達旦不寐。次日。召衆將

謂之曰。今天寒地凍。風雪不止。久留於此。徒勞軍士。我欲暫且班師。待三月之後。再圖進取。諸將皆曰。善。乃命賀拔仁。康德二將。領兵數千。屯於石州要處。遂回晉陽。世子聞王班師。帶領府中文武出郊遠迎。婁妃率領諸夫人大小兒女。在宮相接。王入宮。一一見過。命衆皆坐。便將殺退賊兵。全軍大勝。備說一遍。妃與諸夫人皆賀。俄而諸夫人退。王獨與婁妃語曰。宮中無事否。妃曰。無事。又問飛仙院無甚事否。口心記語隨妃曰。無甚事。王曰。我不放心者。以其年幼耳。妃曰。妾承王托。早晚留意。元宵之夜。鄭夫人因抱微恙。不能赴宴。次日。妾自往看之。

不過以王不在宮。自傷孤寂。欲請端愛作伴。妾卽許之。端愛與之同床共宿。情若姊妹。起居遂安。王聞妃言大喜。至晚。王至飛仙院。問娥別後之事。言與妃同。

端愛作伴。疑虛盡釋矣。

因念夢中詩句與聽。娥曰。此大王心不忘妾故耳。王由是寵愛益甚。

一日午後。王聽政回來。行至玩芳亭。見奇葩異卉。開放一庭。因召鄭夫人同玩。夫人聞召。卽帶宮女徐步而來。世子在凝遠樓上。望見鄭娥。遶欄而行。飄若神仙。不知何往。便下樓攔住曰。夫人何往。娥曰。赴大王之召。世子曰。夫人能少留片刻乎。娥曰。不可。世子乃前執其手。可謂也。騰如天。夫人灑脫急走。王已在前。世子

望外急避。王謂娥曰。世子與爾何語。娥曰。妾不願而走。未識何語。好嘗得。王雖不

疑鄭娥。而甚怒世子。有宮女穆容娥者。娥之從嫁婢也。素與慶雲不睦。一日。在後閣與婢趙良霄下碁。夫人至。坐而不避。上不正則下慢。一定之理。夫人怒。命知院慶雲責

之。容娥曰。我雖無禮。不敢與人私通。慶雲怒。遂痛責之。容娥抱恨切齒。因思欲報此讐。不如將他勾引世子事。訴知大王。教他死在目前。暗暗做就首狀。潛至

德陽堂。見王坐觀文書。便上階首告。王取視之。

狀云。飛仙院宮女穆容娥。爲首明事。今年正月初六日。夫人遣知院李慶雲往世子府送金櫻於公主。世子遂與之通。代送私書於夫人。夫人欲稟內主。慶雲勸住。元宵夜。與世子同宿於重林堂軒下。一夜不歸。自後每引世子調戲夫人。遂成私合。婢欲進諫。苦被禁止。夫人失節。罪在慶雲。黨惡者良霄。定紅。有謝玉瑞。孟秀昭爲證。婢恐日後事露。累及無辜。先行首告。唯大王鑒之。王看罷大怒。問穆容娥道。汝言皆實否。偷有一字虛誑。立即處死。穆容娥道。如虛願甘治罪。便叫內侍召出良霄等四人。四人至。王分別勘問。先問孟秀昭。秀昭曰。正月初六日。世子以私書相送。夫人怒。命慶雲還之。後在飛仙院門口。世子攔住夫人不放。夫人欲撞死階前。世子方去。鄭在此夫人怕世子擅入院中。請二郡主來陪伴。後慶雲以世子命。將金珠分給諸婢。婢等懼不敢違。二月初八日。郡主歸去。初十夜。世子來叩門。說大王回來。慶雲開門。引世子到夫人臥

房。夫人連呼侍女。慶雲禁止婢等不許答應。世子遂宿於宮中。至曉方去。再問良霄。定紅。謝玉瑞。所供皆同。王怒曰。慶雲可殺。卽召之來。慶雲知事已敗露。只得盡吐實情。但云穆容娥無禮。夫人命我責之。故懷恨出首。高王吩咐左右。盡行剝去衣服。赤體受杖。慶雲打荆條一百。良霄等打荆條五十。穆容娥亦打二十。個個血流滿地。苦楚不堪。打罷。皆上刑具。收入冷監。然後走入飛仙院來。鄭娥見宮女召去。尙不知所由來。只見高王怒容滿面。上坐喝道。我待你不薄。我去後。擅敢與逆子私通。你且從實說來。一言隱瞞。教你立死。鄭娥又驚又羞。呆立半晌。青天霹靂自嫁高王從未受此驚嚇乃訴出世子相逼之狀。且曰。吾身邊人。皆與他一心。教我如何拒得。語帶可憐王曰。何以不稟內主。娥曰。吾同二郡主當面哭訴。娘娘不爲奴作主。奈何。二郡主却說罷。淚如雨下。高王聽見訴過婁妃。婁妃不管。因想我出門時。何等托付。竟置漠然。使娥孤立無援。陷於姦計。致我受逆子之辱。不勝大怒。又見娥悲啼婉轉。反生憐惜。乃曰。逆子難饒。我不罪你便了。不賞治之反安慰之

下。以穆容娥之狀示之。世子一看。驚得面如土色。啞口無言。王亦不復再問。令左右牽下。去其衣冠。痛杖一百。囚之內監。欲置之死。斯時世子打得皮開肉爛。滿身血染。死去數次。田敬容以湯灌之方醒。此時猶戀泣謂敬容曰。我囚於此。未識內主娘娘知否。敬容曰。大王吩咐。不許一人傳說內宮。誰敢去報。世子道。你去傳與公主。叫他速求內主救我。只望此救矣敬容便去報知公主。公主大驚。忙即來見婁妃。那知世子事。婁妃尙未之知。聞公主來。忙即召入。見其憂愁滿面。因問曰。公主何事不樂。公主便將世子私通楚國。穆容娥首告。大王加責世子。說了一遍。泣告道。娘娘須念母子之情。救他一命。婁妃大驚失色道。我曾再四叮嚀。彼依然不改。今深觸父怒。如何解救。由他自作。自受罷。蓋婁妃曾受王托。鄭娥又來訴過。不能全他名節。知王必移怒於己。說也無益。故推辭不管。婁妃不覺紀即偷得

可憐愛
他亦憐
不過

他亦憐
不過
公主含淚回宮。以內主之言。報知世子。世子見父母恩義俱絕。即偷得

殘生必遭廢棄。傷心一回。便起身懸梁自縊。正是一生事業由今盡。數夜風流把命傾。未識有人救他還魂否。且聽下文分解。

古人教子。必擇端人正士與相師友。故心術行事。無一不出於正。高歡未之講也。澄初遇鄭娥。本欲自娶。後爲父納。遂至絕望。而美色當前。垂涎已久。此志終難自己。敬容獻計。業興行術。勢所必至。獨怪歡既慮及於此。何不處娥於內宮。而必使獨居飛仙院內。令澄得出入無阻。牆茨之羞。未始非歡自階之厲也。

第三十七卷

改口詞曲全骨肉

佯進退平定妖氛

話說世子怨憤自縊。恰值田敬客進來撞見。慌卽解救。世子得以復蘇。敬容跪勸道。世子負不世之才。宜留此身以有爲。奈何遽欲自盡。世子不語。俄而馮文洛至。謂世子曰。臣在外打聽得司馬尙書近回晉陽。得彼一言。王心可轉。世子何不以書求之。世子遂修書一封。密令送去。

其書曰。知名故人恕不復具。近以事近彝倫。有乖風化。致觸嚴親之怒。罪在不赦之條。身被羈囚。命懸湯火。血流枕席。死等鴻毛。痛援手之無人。欲求生而少路。忽聞君返。如遇春回。唯望施轉圜之智。上啓王心。效納牖之忠。下全予命。苟使父子如初。敢不生死銜結。冒禁通書。幸不我棄。

子如接書看罷。對來使道。你回去教世子安心。我尙未見大王。見時自有道理。切不可洩漏機關。其時子如方回。亦早略聞消息。因欲救世子。不敢久延。次日絕早。便來見王。王知子如回來。卽召至德陽堂。共坐細談。子如略將朝事述了一遍。起身告曰。久不見內主娘娘。求入宮一見。蓋子如以鄉閭之舊。每次自京回來。皆得進見婁妃也。王曰。汝勿往見。世子不堪承業。行將廢之。其母惡得無罪。子如佯爲不解。驚問曰。大王何爲出此言也。伴爲不知使自說。出下便易於措辭。王乃告之。故子如曰。大王誤矣。鄭夫人有傾國之色。世子有過人之資。內主是大王結髮之婦。又有大恩于王。以家財助王立業。患難相隨。困苦歷盡。情義何可忘也。且婁

領軍爲腹心之佐。大功屢建。豈可與妃參商。况此等暗昧之端。未定真假。王奈何以一宮婢之言。而欲棄此三人也。說得三人關係極重。卽有其事。亦當曲認。保全况屬暗昧耶。臣竊以大

王妃嬪滿前。鄭夫人獨邀寵幸。或有忌之者。造言興謗。亦未可知。世子恃王親子。在宮出入自由。不避嫌疑。理或有之。此事斷無有也。宮婢們畏威懼刑。逞口妄供。何足爲信。大王憑一時之怒。而失善後之圖。竊爲大王不取。高王被子如一番言語。其怒稍解。漸有悔心。便道。既如此。卿爲我勘問之。事關重大。數亦不然。

不得含糊過去。故一聞其言。便令勘問。以解此一縉。

子如領命。隨到監所。據案而坐。弔出宮女六人。跪于

階下。又召出世子。世子向子如再拜。子如道。奉勅追勘。世子莫怪。子如見世子形容憔悴。滿目憂愁。起攜其手曰。男兒膽氣宜壯。何畏威自怯若此。命坐一旁。先叫穆容娥。喝道。你誣陷夫人。大王已經察出。罪該斬首。今亦不用你供。喝叫左右。將他綁起。推在一旁候死。不用穆容娥供。便省多少糾纏。乃叫謝玉瑞、孟秀昭、良霄、定紅、一齊跪上。喝道。穆容娥誣陷之罪。卽刻正法。你等生死。亦在一言。倘不訴出穆

容娥誣陷實情。仍舊扶同污穢上人。一併處斬。四人大驚。叩頭曰。唯公相之命。子如授以紙筆。令各自書供。良霄舉筆先成。

供云。妾以蒲柳之姿。追隨鳳閣。趨承之職。朝夕鸞幃。夫人貞淑。大眾皆知。宮禁森嚴。寸心常凜。何乃利口惡奴。以小憤而構成大禍。致令賤妾。被牽連而陷入奇冤。是以含恨無窮。有口莫辨。今蒙提問。敢吐實情。所告皆屬子虛。前供盡由飾說。幸垂明察。下鑒蟻忱。

三人所供。亦與良霄無異。子如看罷大喜。乃叫李慶雲喝道。夫人被誣。你該力辨。何得直認不辭。你死不足惜。其如夫人世子何。實得切當速速書供。免汝一死。慶雲便即寫供呈上。

供云。賤妾初無令德。幼乏芳姿。得邀王選。入爲護帳之姬。更辱主恩。拜受知宮之職。但知畏法奉公。寧敢肆情縱欲。况我夫人以姁娥而守月。豈同神女去行雲。何乃姦詐之徒。捏造謊言。橫生奇禍。玷夫人之清德。累世子之芳名。

直以力弱難爭。一時屈認。苦於有冤莫訴。萬死奚辭。今承庭訊。得覩雲開。乞賜青天之照察。得超垂死之殘生。

子如覽畢。便道。衆供已定。倘大王再問。不得更有他說。衆女皆叩首領命。子如吩咐左右。將穆容娥牽去。先令自盡。立等回報。

先令自盡。然後定案。老吏辣手。

俄而左右來報。

穆容娥已死。子如下筆判道。

穆容娥懼罪自縊。誣陷顯然。良霄等衆口相同。真情可據。雲開霧散。宮禁本自肅清。射影含沙。謗迹皆由捏造。一人既死。無煩斧鉞之加。餘衆無辜。宜釋囹圄之禁。

判畢。取了諸宮女口詞來見高王。高王看了大喜道。我知此事。非公不能了也。果然便命內侍召請婁妃出見。妃見召。未識何意。驚疑不安。却又不敢不來。乘輦至德陽堂下。王見妃至。和顏相接。妃心稍安。子如亦上前拜見。坐方定。世子亦召到階下。升堂再拜。悲不自勝。淚落如雨。妃見之歛歔。王亦惻然。指子如曰。全

我父子者。尙書之功也。世子拜謝。王賜黃金千兩。以酬其功。是夕。留子如共飲。極歡而散。其後慶雲良霄等。皆以他事賜死。王於是待婁妃如舊。而愛鄭娥有加。有一天大變化爲鳥。有恰好遙接前事。一日。接得石州文書。報稱蠡升復出肆掠。其女九華妖法難破。請王發兵擊之。王遂下令親征。入謂桐花曰。劉蠡升恃妖法爲亂。必得卿往。方能破其法。前日不用桐花去者。正留爲未了地。步今則一將成功矣。桐花鳥得不用。桐花應命。乃命世子隨行。兵至石州。賀拔仁任祥來見王。問賊勢如何。仁曰。賊將唯萬安驍勇。其餘皆非勁敵。但每戰方合。便天昏地暗。飛沙迷目。咫尺難辨。故官兵屢退。此皆妖女九華所致。擒得此女。破蠡升不難矣。王曰。彼若堅守谷口。攻之匪易。彼旣引兵出戰。擒之不難。次日。命桐花守住大寨。囑曰。俟其兵至。爾以法破之。命諸將各領兵五百。乘便擊賊。一遇妖法起時。勿與爭鋒。四散奔走。各擇便地埋伏。俟其退回。處處截殺。必擒住九華方止。又命段韶、任祥、擁護世子。引兵一千。去打頭陣。誘之追下。歎令世子隨行。只道訪他在。家作孽孰知亦有用地處。衆將皆依計而行。斯時九華聞高王又

到。與諸將議曰。前日吾軍敗沒者。以彼黑夜劫營。法不及施耳。今後交戰。吾但作法勝之。彼若敗走。爾等盡力追殺。教他片甲不回。方報前讎。賊將皆曰。仗公主之力。議方定。軍士報高將營前挑戰。九華遂與衆將同出。立馬旗門之下。見來將中。有一少年將軍。美貌風流。頭戴紫金冠。身穿紅繡甲。手執畫戟。坐白馬上。分明潘安再世。宋玉復生。九華暗想。擒得此子回來。與奴作配。豈非一生大幸。於是不發一令。只管呆看。看來好色之心。男女皆同。歎叫道。來將聽者。你敢不用妖法。與我鬪力麼。九華倒吃了一驚。遂令萬安出馬。戰未數合。忽黑氣罩地。沙石亂飛。空中如有千百萬人馬殺下。段韶任祥保著世子便走。九華見了。便驅動神兵。親自趕來。高兵遇著。四散奔開。九華一心要拿世子。別枝兵讓他自去。單追著世子。緊緊不放。看看追近高寨。只見一員女將擋住。少年將躲在他背後。狂風頓息。天氣開朗。空中神兵。皆變爲紙人紙馬。紛紛墜下。九華大驚。忙欲再念真言。女將喝道。你法已破。還不下馬受縛。若再

此處絕不用法必與前路相犯故九華惶急望後便逃。四面伏兵紛紛湧出圍得

鐵桶相似。喊道降者免死。賊兵一半殺死。一半跪地投降。後隊兵將來援。又被劉貴賀拔仁截住殺退。九華插翅難飛。早被桐花趕上。擒下鞍轡。綁縛定了。王大喜。把九華囚於後營。長驅直進。蠡升聞女被擒。魂膽俱喪。自料不能相抗。只得遣將請和。王許之。又請還其女。然後出降。王對使者召九華至帳。指世子曰。蠡升若降。吾將以世子配之。今未能還也。使步步使者回報。蠡升信以爲實。遂不設備。是夜王引兵襲破谷口。大軍齊進。圍其都城。其將劉信明、萬安、見官兵勢大。懼同夷滅。斬蠡升之首以降。王入城。斬二人。擄得僞王公將相文武四百餘人。庫中珍寶無數。遷其人民三萬餘戶。安插內地。班師以歸。九華年幼貌美。桐花請赦其罪。王亦以蠡升乞降在先。命世子納之。遂獻俘於朝。帝以高王功大。賜殊禮。假黃鉞劍履上殿。人朝不趨。諸將進爵有差。王辭殊禮。命下再三。卒不受。請追贈恆山王胡士達。以酬桐花之功。不可帝允。奏諡恆山王爲武王。建立

新廟。廟成。王同桐花親往祭之。今且按下東魏事不表。再說孝武帝遷都長安。大權皆秦掌握。生殺黜陟。帝不得與。雖有天子之名。徒擁虛位。然秦方挾天子以令天下。故外面猶盡臣禮。上下相安。一日丞相秦同廣陵王元欣入宮奏事。直至內院時。帝正與平原公主在宮笑語。敘明月事似屬閒筆然爲孝武被弑之由却是正文遂召二臣入宮。秦奏事畢。見帝側一美人。色甚妖豔。出問廣陵王曰。侍帝側者。是帝之妃耶。誰氏女也。廣陵王曰。此女乃南陽同母之妹。名曰明月。封爲平原公主。爲帝所寵。入關時。六宮皆棄。相隨而來者。唯此女耳。實堪實秦訝曰。然則帝之從妹也。如何納之爲妃。廣陵曰。此實敗倫之事。奈帝不悟何。秦遂邀廣陵同歸。胸中已有定計曰。大王少坐。吾已去請南陽諸王到此共商。停一回諸王皆至。坐定。秦曰。今屈諸王到此。有一事相告。諸王曰。丞相有何見諭。秦曰。臣等奉戴一人。要使紀綱肅於上。信義彰於世。天下方服。孔子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况今高歡據有山東。日夜窺伺。正當討其不臣。而可自陷非義乎。今天子

寵愛平原公主。以妹作妃。大亂人倫之道。何以攝四方而復舊都。吾意欲正君心之失。必先除其所惑之人。王等以爲然否。泰非純臣其言却是諸王聞之。盡皆失色。南

陽曰。此女係吾親妹。穢亂宮闈。實當誅罪。但事出於至尊。今若除之。恐丞相有

乖於臣禮。奈何。泰曰。殺之上正帝心。下洗王恥。若留之宮中。帝必不改前轍。以

致綱常掃地。大事無成。皆臣下不能匡正之失也。罪何可辭。以臣道大義止住泰口諸王

不得已。皆曰。唯丞相命。泰曰。公等意見皆同。吾自有計除之。明日同會南陽府

中。皆應諾而去。南陽歸。言之乙弗妃。妃曰。泰言雖當。但無君之心已露。只恐避

一歡又遇一歡。奈何。南陽曰。吾亦慮此。相對歎息。次日飯罷。報泰與廣陵至。俄

而諸王俱至。南陽還疑入朝同諫。揖泰曰。今日帝前。全仗丞相力諍。泰曰。無庸。

平原主亦將到也。獨斷獨行做出自曉泰之作用可畏南陽曰。彼安得來。泰曰。今早吾已遣人入

宮。托言王犯危疾。欲一見之。帝已命之來矣。未幾。果報公主到來。乙弗妃接進

內堂。平原問妃曰。吾兄何疾。妃曰。無甚疾。不過欲與皇姑一言耳。南陽入。平原

又問兄何言。王不答。但見之下。淚。乙弗妃亦掩袂避去。入情平原大疑。又見秦與諸王同入坐下。心益駭。秦怒目而視曰。你本金枝玉葉。爲帝從妹。如何不惜廉恥。陷君不義。你知罪麼。平原懼而泣曰。奴誠有罪。但父母早喪。幼育宮中。孝明孝莊。俱未見面。今上卽位。逼侍衾枕。事不由己。唯丞相鑒之。秦曰。事關倫紀。罪何可免。今日特請一死。以絕君心。回顧左右曰。何不動手。兩個武士卽雄糾糾走上。平原驚倒在地。武士執住手臂。卽將白綾套在頸上。頓時縊死。忍心辣手已見班一諸王莫敢出聲。後人有詩悼之曰。

冰肌玉骨本無瑕。一沐君恩萬事差。

死等鴻毛輕更甚。悔教生在帝王家。

秦見平原已死。謂諸王曰。不如此。不能禁止君之邪心。王等莫怪也。衆皆唯唯。秦命於夜間載其屍入宮。遂別南陽而去。只因有此一番廟廷。從此參商起。主相猶如水火分。請於下文再講。

高澄滅禮亂常。原有應死之道。然以歡之大局而論。則有斷斷不可死者。澄爲世子。一動搖。則人心震動。一不可也。婁妃爲歡結髮。有恩於歡。又無失德。澄死。則婁亦不得獨全。二不可也。况宮中曖昧之事。揚播遠邇。更於體面上不好看。三不可也。子如權宜判斷。不但全歡骨肉。亦使國體無傷。大臣處危疑事。自應如是。宇文泰以明月侍帝。爲紊亂綱常。原是正論。但投鼠忌器。下手太辣。其如君臣之分何。遠一歡。復遇一歡。不待乙弗氏言。人人皆知。何孝武之不幸也。

第三十八卷

黑獺忍心甘弑主

道元決志不同邦

話說孝武自平原去後。至夜不見回宮。正欲遣使去召。忽內侍報道。公主已經身故。現在載屍還宮。帝大驚失色曰。屍何在。內侍曰。已入寢宮。帝急入走向屍旁一看。果見玉貌如生。香魂已斷。放聲大哭。慌問隨去內侍。公主因何而死。內侍備述丞相諸王相逼之狀。以致命絕。帝聞之。怒氣填胸。曰。此皆南陽欺朕。騙

去逼死。誓必殺之。蓋南陽亦國無從洩怨借以抒憤次日視朝。文武皆集。帝見南陽拍案大罵道。你詐病欺君。殺死親妹。不忠不仁。留你何用。喝令收禁南陽治罪。直殿武士便把南陽拿下。宇文泰出班奏道。陛下莫罪南陽。此皆臣之過也。蓋身直認日中寧復有君平原穢亂宮闈。大干法紀。若不除之。有累帝德不淺。帝曰。卽欲治罪。何不奏聞。泰曰。臣等知平原越分。承恩陛下。必不能割愛全義。故擅行處死。以絕陛下之意。專命之罪。乞陛下鑒之。帝默然拂袖而起。乘輦退朝。泰卽傳諭南陽。放出南陽。任職如故。蓋斯時政在宇文。在廷文武。寧違帝旨。不敢逆泰。雖帝亦無如之何。回到宮中。唯有切齒含怒。或彎弓射空。或拔劍砍柱。正所謂鳥啼花落。觸處傷心。泰知帝怒不解。密置腹心於宮中。察帝動靜。纖悉必報。一夜帝見月光如水。追念平原。慘然下淚。因自吟曰。

明月依然在。

佳人難再求。

香魂遊淺土。

玉骨葬荒邱。

把劍讐難復。

吞聲怨未休。

枉爲天子貴。

一婦不能留。

便有人抄他詩句。報知宇文泰。泰大懼。暗想我不害他。他必害我。豈可復奉爲帝。密與心腹商議廢立之計。待中于謹曰。高歡負逐君之醜。天下非之。今若復行廢立。恐丞相犯弑主之名。奈何。于謹尙願大義。遂勝於泰。泰曰。今禍難方興。爭戰未已。欲禦外患。必除內憂。吾以赤心奉之。彼反以我爲讎。異日疆場有事。變從中起。則大事去矣。不若除此無道。另立賢明。庶國家長久之計。謹曰。帝心誠不可保。但旣奉之而又害之。恐爲歡所笑耳。泰曰。笑者小事。今騎虎之勢。正不得不爾。因定計於長安城東。請帝遊獵。暗行弑逆。李武於此直耳。泰遂入朝奏帝。帝許之。適有天文官啓帝云。臣夜觀乾象。帝星不明。又客星侵帝座。黑氣直入紫微垣。主陛下明日有不測之憂。慎勿出宮。帝驚曰。丞相請朕出獵。奈何。天象有此變異。因降旨於泰曰。朕躬偶抱微疾。不能行幸。泰復請曰。聖躬不安。乞明日君臣共宴於華林園。以遣帝懷。帝許之。次日。泰於華林園擺設華筵。會集百官。恭迎帝駕臨御。提爐引導。曲盡臣禮。一片虛恭。無非毒計。筵前管絃齊奏。歌舞喧闐。山珍海錯。無

不畢陳。百官輪流上酒。帝不覺沉醉。泰又跪獻金卮。俯伏上壽。帝又飲之。宴罷。帝起回宮。文武皆退。乃召天文官問曰。今日已過。保無事否。天文官奏曰。須過亥時。聖躬萬福。帝命之退。遂就寢。至半夜。腹痛如裂。知中毒。大呼曰。斛斯椿誤我。斛斯椿誤我。悔已不數聲。遂崩。時正亥刻。年二十五歲。天文官之言果驗。宮官忙報知宇文泰。泰尙未寢。卽帶腹心左右。先自入朝。問內侍曰。帝臨崩。有何言。內侍曰。帝呼斛斯椿誤我數聲而絕。泰於是約束御林軍士。把守各處宮門。然後傳召百官。天將明。百官皆至。聞帝崩。皆驚愕失色。然權歸宇文。無一人敢出聲者。泰命殮帝屍。俟新天子立。始行喪禮。後人有詩悼之曰。

一失江山不自持。

避湯就火亦奚爲。

不堪洛下滄桑變。

又見長安似弈碁。

泰命羣臣議所當立。衆舉帝兄之子廣平王元贊。年雖幼。以序以賢。允協人望。泰疑未定。時獨坐室中。侍中濮陽王元順來見。泰迎入室中。問王何言。順垂淚。

曰。下官爲立君之事而來。泰曰。王意中誰可者。順泣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爲。廣平幼冲。不足爲帝。願公立長君。以安社稷。老臣之論一片

心苦泰曰。王言是也。吾欲奉太宰南陽寶炬爲帝。王意以爲可否。泰曰。南陽素有

仁義之風。奉以爲帝。天人允服。足見公之赤心爲國也。泰卽傳諭百官。衆皆悅服。乃備法駕。具冠冕。率文武耆老。皆至王府勸進。南陽辭不敢當。衆皆伏地嵩呼。三讓三請。王乃登車。卽位於城西壇上。臨大殿受朝。改元大統。頒詔大赦。追

贈父京兆王爲文景皇帝。母楊氏爲文景皇后。立妃乙弗氏爲皇后。長子元欽

爲太子。南陽不求帝而帝絕不以天位爲樂故免弒逆之禍進丞相泰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大行

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乃封安定公。以尙書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贊爲司

徒。文武各官皆進爵有差。殯孝武於草堂佛寺。喪禮俱簡。諫議大夫宋珠悲哀

特甚。數日水漿不入口。嘔血數升。泰以名儒。不之罪也。其時有渭州刺史可朱

渾道元。本懷朔人。初與侯莫陳悅連兵相應。後悅爲泰所殺。道元據州不從。泰

攻之不能下。遂與連和。命守渭州。及孝武西遷。魏分爲二。道元之母與兄。皆在山東鄴城。不能接歸。又少在懷朔。與歡親善。故家室在東。歡亦常撫恤之。道元每切思親之念。特以孝武舊君。不忍背負。留關西不返。宋珠道元皆算有一日氣節有良心人。一旦新君詔至。知孝武已崩。深爲駭異。遣使長安。訪得帝崩之由。因與泰不合。遂爲所害。大怒。告衆將曰。吾所以棄家離母而留此者。以歡犯逐君之罪。泰有奉主之功故耳。今泰擅行弑逆。其惡更甚於歡。豈可與之同事。吾今引兵東行。諸將願去者。隨吾以去。不願去者。請歸長安。吾不禁也。衆將皆曰。公不欲與逆臣爲伍。某等亦生死從公。要曉得可朱渾道元。是關西虎將。素號萬人敵。又撫下以恩。與同甘苦。能令士卒致死。用兵如神。泰亦畏之。故欲東行。士無異志。道元又曰。吾有書先達晉陽。誰堪使者。階下走上一將。年方二十。凜凜身材。驍勇無比。便道。小弟願往。乃道元之弟天元也。道元大喜。道弟既肯行。便領書去。但路上須要小心。不可有失。天元領了兄命。帶了家將十餘人。飛馬而去。行至烏蘭關。

關將不肯放行。蓋其時靈州不服。泰遣李弼趙貴二將正欲往征。關口謹防。細出入。如無奉命。不許放出一人一騎。生此一阻見投東非易下文道元連賊數將破關而去真有猛虎出柙之勢

天元候至更深。便於關前四處暗暗放起火來。風烈火猛。沿燒甚熾。關上望見火勢。開關救火。天元引十數騎。從關中奪路而走。把關軍士攔擋。天元連殺數十人。逃出關口。逕往靈州飛奔而去。不一日。到了靈州。備說投東之故。曹泥大喜。便差人護送前往。再說把關將當夜擒得天元從者一人。審出情由。飛報長安。泰大驚。謂諸將曰。可朱渾道元勇冠三軍。若令東去。關西又生一勁敵矣。必乘其未去。擒之以歸。方免後憂。諸將中誰可往者。衆舉侯莫陳崇可使。蓋崇勇而善戰。所向無敵。曾單騎擒醜奴于陣上。是泰麾下第一員健將。故衆舉之。泰遂授以精騎五千。往渭州截其去路。泰又思陳崇雖勇。恐不足以制之。又傳諭李弼趙貴。大軍勿往靈州。且於烏蘭關截殺道元之軍。勿使走脫。且說陳崇兵至渭州。道元因急欲往東。已離渭州進發。聞有兵來。道元謂諸將道。且住。吾當

先破其軍而去。因回軍以待。陳崇追及。大聲喝道。可朱渾道元。朝廷待你不薄。何故去投外邦。今日天兵已到。快快下馬受縛。免汝一死。道元出馬道。你是侯莫陳崇。堂堂漢子。何乃爲逆臣効力。陳崇喝道。你乃反賊。誰是逆臣。道元道。吾爲永熙之故。受其爵命。今永熙何在。君在則留君亡則去。說得去留正甚。你不念舊君之冤。忝顏事仇。是亦逆賊。還要搖唇鼓舌。寧不愧死。陳崇聽了。怒氣直冲。把鎗直刺過來。道元便與交鋒。戰有數十合。不分勝負。道元架住鎗道。我去了。誰耐煩與你戰鬥。回馬便走。陳崇只認他力怯。乘勢趕上。那知道元暗藏飛鎚在手。乘他追下。喝聲道著。一鎚打去。正中陳崇前心。翻身落馬。軍士急忙救起。已經鮮血直噴。極高道元之勇。不省人事。副將見主帥身危。只得收兵。道元趕上喝道。你們聽者。歸語宇文泰。今暫且驕他。少不得有一日殺到長安。正他弑君之罪。說罷。全軍起行。誰敢攔阻。一日到了烏蘭關。李弼、趙貴、奉了宇文泰之命。早已引兵把住。遂驅兵大戰。怎當得道元將勇兵強。人人致死。弼與貴不能抵敵。讓他破關而出。道

元行至靈州。曹泥接見大喜。停軍一日。便卽進發。一路無話。將近雲州地面。軍士乏糧。衆心未免慌亂。只見一枝人馬。旌旗耀日。扎在雲州界上。問之。乃并州大將賀拔仁軍也。衆心始安。蓋自天元到北。高王知道元來附。不勝大喜。一面命天元親往山東迎母。一面便命賀拔仁引兵二千。齎送資糧來接。收羅豪傑全在此等

用作探得道元將到。故停軍在此。道元便與賀拔仁相見。仁曰。大王知將軍遠來。資糧必竭。故先運軍糧在此迎候。道元道。高王真神人也。兩軍合隊而行。到了并州。王已遣人來接。道元入見。王握手相慰曰。喜故人遠臨。如獲天賜。屈卿來此。勿憂不得志也。道元拜謝。卽日封爲車騎大將軍。道元歸東先是孝武棄世。東魏尙未曉得。自道元書來。方知帝崩。王乃遣使至鄴。奏請舊君之喪。若何服制。帝令羣臣議之。有太學博士潘崇和奏曰。君遇臣不以禮。則無服。是以商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民不服紂。禮宜無服。有國子博士衛旣隆。李同軌。並奏曰。高王及衆臣。可以無服。獨高后與永熙。離絕未彰。斷無妻不服夫之理。宜在宮

中設位舉哀。改服守孝。帝是之。於是臣寮皆不服喪。高后獨行喪禮。一日。高王至東府。意甚不悅。莊后問之。曰。孝武崩。婁妃痛女守寡。常鬱鬱。故我亦爲之不快。繼而歎曰。悞他夫妻者。斛斯椿一人也。后曰。何與。斛斯椿事王逼我。失節。致使王女爲后不終。他日未必不學我也。此語如冷水澆背。報應之道。自必如是。歡其何說之調。王默然。其後孝武后旋卒。而王次女孝靜后卒。嫁楊遵彥。果如其言。此是後語。今且慢表。再說時。值端午佳節。王與鄭夫人同宴于翠薇亭。王醉。貪其地涼爽。就與夫人共宿亭上。宮人皆秉燭坐于簾外。將近三更。一宮人睡去。夢見空中有車馬儀仗。冉冉而至。忽有紗燈兩對。隱隱前照。一美人身穿紫衣。手執金牌一面。上寫宣召南岳真仙雲司夫人鄭大車。逕入寢室。俄而見紫衣人手挽夫人。飄然升雲而去。大驚而醒。此段懸空飾色。似幻非幻。幻境如晴空鳥絲。令人捉摸不定。至曉。王已起身。夫人安臥不動。呼之亦不應。王疑之。忙召宮人來視。昏默如故。王曰。夫人如此。病乎。睡乎。衆莫對。宮人因述夜間之夢。王大驚曰。如此。則夫人之仙魂去矣。命守視勿動。次

日依然不醒。忙召婁妃來視。妃揭帳視之。紅顏如故。撫其四支。溫軟如玉。但口中僅有微息。似續似斷。謂王曰。夫人病勢甚急。可召醫官視之。王曰。醫官已召來視過。皆不能識。但云。此離魂之症。非藥石所能效。爲之奈何。妃曰。何不出榜招賢。有能醫得此症者。許以重賞。或有良醫來救。亦未可知。出榜招醫方好引出世子王從之。那知卽有應命而來者。皆不能治。延至七日。夫人依然若死。王日夜憂疑。寢食俱廢。一夕偶步廊下。忽聞內侍們切切私語曰。大王要救夫人。何不召問世子。王喝曰。汝等在此何言。內侍跪稟曰。夫人之魂。已歸仙室。前夜世子曾經夢見。懼王怒。故不敢告。王若召世子來問。便知其詳。王卽命召世子。但未識世子若何言說。果能救得夫人否。且聽下卷細說。

宇文縊死明月。弒逆自所不免。特諸臣之中。卽親信如斛斯椿者。亦無片言。尙成何局面。只宋諫議一人。差強人意耳。道元爲孝武而來。爲孝武而去。去來明白。因與歡舊交。一意從之。猶爲彼善於此。鄭娥爲南岳真仙。情

或有之。然反覆看來。畢竟有些妖氣。

第三十九卷

夢遊仙玉女傳音

入輔政廷臣畏法

話說世子偶抱微疾。在府靜養。鄭夫人不醒已三四日。世子不知也。一夜世子外齋獨宿。忽聞窗外叩戶聲。起而視之。見紅光繚繞。香氣氤氳。一女子穿杏黃衫。輕裾長袖。進前曰。奉仙主命。來召世子。

鄭嬭魂歸仙室。世子夢遊仙府。豈二人之緣。猶未斷耶。

世子恍

惚之中。不知召者何人。女挽衣以行。全不是宮中路徑。天氣有似三春。奇花異卉。開遍路旁。俄至一所。祥雲靄靄。瑞氣紛紛。經過朱門碧戶。上有金字牌曰。雲龍洞府。門半啓。不入。登一山。皆奇巖峭壁。有瀑布一條。從山頂飛下。水聲潺潺。山側有洞門緊閉。門上金書南岳洞天四字。女子叩門。有青衣女童。開門出問。女子曰。高世子已召到。女童入報。請世子進內相見。世子走進。但見紅芳滿樹。碧草鮮妍。階下仙禽飛舞。一美人端坐堂上。世子升階再拜。美人命侍女扶起。敘賓主之禮。分左右而坐。謂世子曰。妾塵姓胡氏。號雲翹夫人。主此洞天。有妹

雲司夫人。塵心未斷。與君父有夙世姻緣。何有不姻緣耶奉天曹命。降生鄭氏爲女。年十四。得侍王宮。吾恐其失迷本性。故召來一見。不意君父大生憂疑。欲令世子歸而告之。又一美人從內走出。視之。乃鄭夫人也。密語世子曰。妾居處甚樂。然不忍貽大王憂。欲歸又不能自主。世子歸。寄語大王。接妾回去。世子曰。仙凡相隔。若何來迎。夫人曰。清霄觀中。有一老道姓徐。亦此處仙官也。求他表奏天庭。妾卽回矣。世子領命。又告雲翹夫人曰。仙主知塵世吉凶。未識吾前程若何。乞賜指迷。雲翹曰。天機難洩。君能守正而行。便不至自悞終身。此二語頗以雲箋一幅。寫上四句贈之。其詞曰。

明月團團。

功成水瀾。

時來遇玉。

事去逢蘭。

其後世子娶玉儀公主。居別室。爲蘭京所殺。其言乃驗。當時世子茫然不解。雲翹仍命黃衫女子送回。行至中途。有一石橋。跨在水面。世子見橋下金魚遊躍。憑欄而看。黃衫女曰。此處非可久留。把手一推。跌在水中。大驚而覺。乃是一夢。

入夢不言是夢至虛 天曉起身。便問內侍道。飛仙院鄭夫人有甚事否。內侍曰。

聞夫人昏迷不醒。已有數日。現在大王出榜求醫。世子知所夢非虛。進告公主。

公主曰。何不報知大王。世子曰。事涉嫌疑。不敢啓齒。前何膽大今何膽小那知左右竊聽

者。互相傳說。連北府宮人。亦皆曉得。故當夜內侍爲王言之。王召世子來問。世

子備述夢中所見。因曰。必得清霄觀中徐道。方能救得夫人還魂。未識果有其

人否。王命訪之。觀中果有一道人。姓徐。來此不及一月。遂迎之入府。王見其豐

神瀟灑。大有仙氣。深敬禮之。因求解救之術。徐道士曰。王必虔修表章一道。結

壇禮拜。待貧道行法。上達天聽。便了。王如言而行。當夜道士拜伏壇中。王與世

子。皆在旁坐守。至曉不見起來。卽而視之。祇有衣冠在地。道士已不知去向。不再

糾纏道士此筆高處 衆皆駭異。忽報鄭夫人已經醒轉。王聞信急來看視。見夫人精神如

舊。身已起坐。握手問故。夫人曰。前夜與王宿此。見有紫衣女子。手執金牌。來召

奴去。奴隨之往。至南岳洞府。被雲翹夫人留住。奴欲歸不得。唯世子身有仙骨。

可到洞天。故召來寄信于王。今天庭有旨放奴。奴得再返人世。此時更覺身輕骨健。不比前日。王大喜。遂同歸飛仙院中。府中傳爲奇事。世子辭出。婁妃及衆夫人皆來相賀。桐花謂鄭娥曰。夫人居飛仙院中。果不負飛仙之名。但今後切莫飛去。貽大王憂也。解妙語衆皆笑。由是宮中羣呼娥爲仙夫人。王益寵之。太平二年秋八月。婁妃懷孕將產。夢見一龍蟠屈膝下。覺後生男。爲高王第六子。名演。字延安。卽後北齊孝昭皇帝也。游提且說高王因四境無事。思欲西征。祭祀鳳陵。命司馬李儀作檄。布告遠近。文不稱意。或薦行臺郎孫搴博學能文。命搴另作。天色已晚。搴于燈下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王大悅。卽授爲丞相府主簿。專掌文筆。爲下運用越數日。高王率將軍庫狄干等領兵一萬。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至城。縛鎗爲梯。夜入其城。生擒刺史斛拔彌俄突。赦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師至半途。靈州曹泥遣使告急。報稱西魏李弼、趙貴引兵來攻靈州。決水灌城。城旁皆成巨河。城不沒者四版。勢甚危急。

高王回軍救之。猶恐不及。於是星夜遣使。以書求援于至羅國。令其速發人馬。繞出西軍之後。乘便擊之。以解靈州之圍。至羅國得書。果引兵襲破西魏軍。獲其甲馬五千。西魏兵乃退。十一紙書于西魏兵矣高王兵至。圍已解。曹泥迎拜馬首。王以靈州在西魏境內。不能久守。謂泥曰。汝毋留此。坐受其困也。乃拔其遺戶歸北。別授曹泥官爵。其壻劉豐生。有雄才。王愛之。授爲南洛州刺史。朝廷以王平夏州功。封其次子高洋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太原郡公。食邑三千戶。洋年七歲。已授顯爵。王以楊愔爲太原公司馬。繼又遷爲大行臺右丞。蓋洋尙處宮內。不能出外理政。故又使之侍高澄也。正好接高澄輔政入時澄年十七。陰有宰世之志。聞朝中諸貴用事賄賂公行。法度不肅。請于王曰。兒願入鄴輔政。以治臣寮之不法者。王曰。小子何知。敢主朝政。豈不聞未能操刀而割。必傷其手乎。世子不悅而退。孫搴告王曰。臣聞世子欲入鄴輔政。王何以不許。京師諸貴。恃王勳舊。橫行無忌。以致人民嗟怨。不有以攝服而整飭之。國勢日壞。恐爲敵人所乘。已伏後尉

勳子如

世子天才自高。不可以年幼疑之。若使入朝。委以重權。上輔幼主。下

肅百僚。大王無慮。鞭長不及。羣臣無不拱手聽命。則內外同心。根本自固。王何

舍此萬全之計而不爲也。高王遂從其請。乃奏帝以高澄爲尙書令。加領軍左

右京畿四面大都督。入輔朝政。此得志世子得詔大喜。卽日拜辭父母。帶領宮

眷。來京授職。在廷諸臣。雖聞世子器識不凡。猶以年少輕之。及視事尙書省。積

案如山。世子目不停覽。手不停披。決當皆允。未及數日。其事悉了。又引并州別

駕崔暹爲吏部左丞。凡有參劾。不避權貴。世子親任之。用法嚴峻。由是內外震

肅。百官皆懼。雖子如孫騰。亦畏之矣。頑之後非威不高王又以至羅有救靈

州之功。遣使贖金帛送之。兼令起兵。逼西魏秦州。秦州刺史万俟普。性勇決。有

武力。其子万俟洛。慷慨多氣節。身長八尺。有萬夫不當之勇。聞至羅兵將至。謂

父曰。永熙之崩。實宇文之罪。觀其爲人。不及高王也。吾父子何可爲之戮力。不

如東歸。必獲重用。普從之。遂遣部將三百人。棄城東歸。高王大喜曰。万俟父子。

關西虎將。今來斷秦一臂矣。封普爲西河郡公。洛爲建昌郡公。招一見即懷人定上書

如且說孫奉薦世子入朝後。父子俱寵。加爲散騎常侍。一日。子如來晉陽。奉及

高季式同飲於其家。奉醉甚。卒于席上。子如惶懼。報于高王。王親臨視之。謂子

如曰。卿殺我孫主簿。須還我一人。子如薦魏收可用。王令代奉職。收才華雖美。

行止浮薄。王黜之。高季式人見。王問司徒曾言一士。急求文士歎不獨尙武勇也有才而謹

密者是誰。司徒者高敖曹也。對曰。莫非記室陳元康乎。王曰。是也。吾聞其暗中

能作書。真佳士也。遂召而用之。魏收而用元康高王可謂知人蓋元康博學多能。通達古今。

時軍國多事。元康問無不知。王帶之出行。在馬上有所號令。多至十餘條。元康

屈指數之。盡能記憶。性又嚴謹。終日不出一語。王甚愛之。曰。如此人何可多得。

封爲安平子。又丞相功曹趙彥深。亦以文學見幸。彥深少孤。力學。爲子如代筆。

高王行文到鄴。急安文吏一人。子如以彥深應召。大稱王意。與元康同掌機密。

並受異寵。時人呼爲陳趙焉。是時高王留意人才。廣選文學之士。列之朝班。一

日傳論世子曰吾欲西討黑獺必先通好梁邦。欲通好亦極崇文學之士南方

多人物。非宏通博雅者不足以勝此任。朝臣誰可使者。世子因舉散騎常侍李

諧。吏部侍郎盧元明。才通今古。學貫天人。可使致聘。王遂命二人聘于梁。梁帝

素博學。善辨論。及召二人語。丰神秀爽。應對如流。既而辭出。梁帝目送之。謂左

右曰。卿輩常言北土無人物。此等從何處來。愛才口吻由是深相敬重。亦遣使還報。

那知因此一番。却動了數臣疑懼。先是賀拔勝荆州失守。與盧柔、史寧相率奔

梁。其後獨孤信、楊忠在荆州亦被侯景所破。來降于梁。數人皆有北歸之意。而

恐梁見疑。不敢發。及見梁與東魏通好。各懷憂懼。因涕泣于梁主之前。求北歸。

梁主義而許之。遂帶舊時兵將。渡過江來。收轉勝等三人爲下文立功于周張本斯時侯景鎮守

河南。聞報。便選輕騎三千扼其去路。勝等不敢敵。微服從小路徒步進關。及到

長安。泰接見大喜。同入見帝。勝見孝武崩。又換了一代帝主。不勝傷感。時斛斯

椿已死。正缺三公之位。帝即以賀拔勝爲太師。封史寧爲將軍。泰以盧柔有文

學引入相府。爲從事中郎。獨孤信。楊忠引爲帳下都督。已朝廷之才引爲是年關

中大旱。田禾盡死。人相食。高王聞之曰。此天亡泰也。吾取之必矣。於是調集人

馬。擇日起征。分兵三路進攻。勅司徒高敖曹引精騎三萬趣上洛。勅大都督竇

泰引兵三萬趣潼關。自率大軍趣蒲坂。造三浮橋。欲以濟河。寫得東兵擊之勢可

正自當是時。關西大震。人心惶懼。皆以強弱不敵爲憂。泰軍于廣陽。謂諸將曰。

高歡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欲羈留吾軍。使竇泰西入耳。歡自起軍以

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皆精兵銳卒。屢勝而驕。士志必怠。今以輕兵襲之。必克。

克則歡不戰自走。制勝在是若留兵在此。與之相持。勝負未可知也。諸將皆曰。

賊在近不擊。捨而襲遠。脫有蹉跌。後悔何及。不如分兵禦之爲上。泰曰。不然。前

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一步。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祇自守。有輕我之心。乘

此襲之。何患不克。兵法攻心爲上歡雖作浮橋。未能逕渡。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左

丞蘇綽。參軍達奚武。皆贊成之。庚戌。泰還長安。諸將猶以爲疑。泰乃隱其計。以

問族子直事郎中宇文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卽來救，吾急擊之，泰可擒也。」出奇制勝，英雄所見，略同。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獲大勝。泰喜曰：「是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入朝見帝。帝問敵勢若何，泰曰：「陛下勿憂，保爲陛下破之。」帝曰：「却敵安邦，全賴丞相神算。」泰拜退，遂潛軍東出。癸丑，至小關，過馬牧澤，與竇泰軍遇。正是兵行險處，謀先定，師到奇時，勇莫當。未識此番交戰，果能敗得東兵，擒得竇泰否。且俟下卷再講。

鄭娥還魂，無關緊要，不過爲高澄結局伏線。至澄之請理朝政，却是一大關鍵。高歡與宇文泰，勢不兩立，不能不用兵。雖曰智多者勝，其中亦有天意存焉。不可勉強乙弗之夢，已先兆之矣。

第四十卷

潼關道世寧捐軀

鎖雲軒金婉失節

話說竇泰，字世寧，官拜大都督行臺，威武多智，妻卽婁妃之妹，爲王勳戚重臣。

故討西之役。委以專征一面。先是未起兵時。鄴中有謠云。寶行臺。去不來。市中小兒咸唱之。又起兵前一夜。三更時候。有朱衣冠幘數人入臺。云收寶中尉。宿值者皆驚起。忽然不見。人咸異之。知其此去必敗。敗已見情而世寧意氣正盛。方以生擒黑獺。平定長安。自負西趨潼關。只道宇文大軍。方拒高王。此處必不自來。長驅深入。可以無虞。那知泰已潛出小關。結陣以待。世寧不虞。泰至。倉猝出戰。兩軍相合。未分勝負。忽後面喊聲大振。冲出無數人馬。殺入後隊。勇不可當。前後夾攻。兵衆亂竄。或走或降。一時盡散。攻其不備世寧見大勢已去。只得殺條血路。拍馬而走。登一小山高處。招呼軍士。無一應者。俄而四面圍住。盡是黑衣黑甲。聲聲喊捉寶泰。泰回顧左右。竟無一人。仰天歎曰。吾起兵以來。未嘗遭此大敗。今日何顏復見高王。遂拔劍自刎。世寧恃勇。在大途爲黑獺所算。然亦其命該絕。非靈戰之罪也。

西魏兵見泰已死。斬其首以去。要曉得泰在前軍。佯與爲敵。暗令寶熾寶毅二將。率領精騎。從山後抄出。襲破後軍。故東兵大敗。又前過馬牧澤。見西南上有

黃紫氣拖于日旁。從未至西方散。占候吏蔣昇曰。此喜氣也。大軍得喜氣下臨。乃寶泰授首之兆。果如其言。泰送首長安。遂引大兵回廣陽。與歡相敵。高王初聞寶泰被攻。以浮橋未完。不能往救。繼聞寶泰自殺。一軍皆沒。卽折浮橋而退。都督薛孤進殿後。西軍來追。且戰且行。一日砍折十五刀。其勇敵乃退。軍無所失。高王還晉陽。痛泰陣亡。奏贈泰大司馬太尉尙書事。諡曰忠貞。以其子孝敬嗣父爵。再說敖曹一軍由商山而進。連破西師。所向無敵。既爲世寧之賊。不爲壯色。進攻上洛。城中守將泉企防禦甚嚴。十餘日不能下。時有上洛豪民杜窳。暗結泉岳、泉猛、泉略弟兄三人。謀以城應東魏。事敗。企收泉岳弟兄斬之。杜窳踰城走投敖曹。請進師。敖曹用之爲嚮導。還攻城。城上矢石如雨。敖曹連中三箭。洞胸穿骨。落馬殞絕。良久復甦。血污滿體。乃卸下甲冑。割征袍裹瘡。上馬復進。力殺數人。眞是天神勇。諸將皆感激。奮勇而登。城遂陷。執刺史泉企。企謂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時敖曹瘡甚。慮不能生。嘆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諸將密以

聞王卽授季式爲濟州刺史。因諭之曰：寶泰軍沒，人心搖動，卿宜速歸。赦曹乃以杜窟行洛州事。全軍而還，却說泉企有二子：長元禮，次仲遵，皆有智勇。企被執時，二子皆逃脫。大軍去後，二人陰結死士，襲殺杜窟，復以城歸西魏。泰封元禮世襲洛州刺史。於是東西各守舊境，暫皆罷兵，民得稍息。看官也要曉得，歡與泰才智相等，其行事又各不同。橫空插論，特爲前後作一關鍵。泰性節儉，不納歌姬舞女。不治府第園囿，省民財，惜民力。故西人感德，能轉弱爲強。歡則恣意聲色，離宮別館，到處建造，然能駕馭英豪，善識機宜，遠在千里之外，燭照如神。故羣臣効命，天下畏服。雖窮極奢靡，而國用不匱。嘗于太原西南四十里外。空處平提實處，單承脫卸無痕。

頭緒不用筆法耶

建避暑宮一所，極林泉之勝。每逢夏月，同姬妾居之。又太原

北有燕山，山上一大池，方一里，其水明澈澄清，俗謂之天池。夏日荷花最盛，高王造舟池內，載姬妾以遊，會於水中得一奇石，隱起成文，有四字曰：六王三川，王異之，攜歸，遍以示羣臣，人多不解。行臺郎中楊休之曰：此石乃大王之瑞也。

王問何瑞。休之曰。六者。大王之諱。王者。當王天下。河洛伊爲三川。涇渭洛亦曰三川。主大王膺受天命。奄有關洛。豈非大王之瑞乎。解脫雖甚明了。未免有意迎合。王曰。世人無事。常言我反。况聞此乎。慎勿妄言也。時尉景在座。告王曰。王不憶在信都時。僧靈遠之言乎。其決爾朱氏敗亡日月。一一不爽。又言齊當興。東海出天子。王封渤海。應在齊地。天意如此。何患大業不成。王曰。士眞。爾亦不知我心耶。吾豈貪天位而忘臣節者。今後切勿作此議論。致被人疑。英雄欺人。一至於此。二人不敢言而退。時有行臺郎中杜弼。以在位者多貪污。罕廉潔。言于高王。請按治之。王曰。卿言良是。但國家自孝明以來。貪墨成風。百官習弊已久。治豈易言。况督軍戰將。家屬半在關西。宇文泰常招誘之。人情去留。尙未可定。江東又有梁主蕭老翁。專尙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統所在。今若釐正紀綱。不少假借。恐戰士盡投宇文。士子多奔蕭衍。何以爲國。須知英雄立業不易。斥其言不用。而弼性迂執。嫉惡尤甚。一日。又告于王曰。王欲除外賊。當先除內賊。王問內賊爲誰。曰。滿朝

勳貴是也。王不答。乃傳甲士三千。分兩行排列。自轅門起。直至堂階。成一夾道。甲仗鮮明。劍戟鋒利。弓盡上弦。刀盡出鞘。如臨大敵。乃謂弼曰。汝從此走入。並不相犯。無恐也。弼如命以行。但見四面都是刀鎗。兩旁無非鋒鏑。嚇得魂膽俱碎。走至堂階。冷汗如雨。身體戰慄。見王猶面如死灰。迂儒固執不知世務可憐可笑王笑曰。箭上弦。不射。刀出鞘。不砍。爾尙恐懼。若此。今諸勳貴衝鋒陷陣。大小百有餘戰。傷痕遍體。從萬死一生中。掙得功名。今享一日榮貴。而遽責其貪鄙。棄大功而苛細。過人孰爲我用乎。將士聞之有不感激涕零者哉宜軍心之樂附也弼乃服。故高王號令軍民。每先安撫其心。其語鮮卑人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納粟帛。令汝溫飽。汝爲何凌之。其語漢人曰。鮮卑是汝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汝爲何疾之。由是軍民感悅。叙出高王安撫人民駕馭軍士自有一番作用所以能成大業時鮮卑皆輕漢人。惟懼高敖曹。敖曹自上洛還。王以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部。寵遇日盛。但性粗豪。傲上不恭。一日來謁。值王晝寢。門者不敢報。敖曹怒。彎弓射之。門者

驚散。左右奔告王。皆言敖曹反。王笑曰。豈有敖曹反耶。忙卽召入。慰而謝之。其容

細過總能
得其死報

如馴猛虎然。不加束縛。自受節制。王在軍中。對諸將言。皆鮮卑語。對

敖曹則漢語。以故敖曹常切感激。誓以死報。今且按下不表。且說高王弟高琛。

字永寶。尙華山公主。爲駙馬都督。生一子。名須拔。永寶早失父母。婁妃撫養長

大。故事。嫂如母。常出入後宮。

先言宮中常常出入後日
環雲軒內自可不避嫌疑

靜帝卽位。封南趙郡公。

富貴無比。家蓄姬妾數人。正是朝歡暮樂時候。那知美色易溺。又生出一件事

來。先是王在避暑宮。命永寶在府。檢校文書。與二世子高洋作伴。故永寶宿于

德陽堂軒內。一日。進見婁妃。坐談半晌。退與高洋高浚行至寶慶堂。相爲蹴鞠

之戲。俄而高洋去了。浚挽永寶手。行至堂左。旁有雕樓七間。樓上下皆丹青圖

畫。金碧輝煌。走過樓廊三五十步。見一宮院。朱簾翠幙。樓臺縹緲。有雙環侍女

二人立于簾外。

推寫深院風
最曲折如蓬

永寶問此院何人所居。浚曰。此鎖雲軒。小朱夫人

之宮也。永寶知是朱金婉所居。便欲退出。浚拖住不放。謂侍女曰。去報夫人曉

得。叔叔駙馬在此。快送些茶菓出來。侍女進去一回。果送出冰桃雪藕。請二人解渴。金婉亦走在簾內觀望。見永寶年少風流。一表非俗。口雖不言。心中暗生羨慕。恰好一陣風過。把簾幙吹開。高浚見夫人在內。便走進作揖。招呼永寶道。夫人在此。叔叔進來相見。活是子伶永寶聞呼。便亦走進施禮。那知不見。猶可。一見金婉。千般嬌媚。萬種風流。嬾頓時神迷意亂。口稱夫人不絕。加意親熱。金婉見他殷勤。便請入內堂。寬坐留茶。頗以目視永寶。頗覺情動。金婉不及高浚孩子心性。只貪頑耍。那管兩下長短。少頃辭出。永寶回至外堂。轉輾思量。夜不能寐。次日午後。吩咐侍者。二世子倘若問我。說我暫時回府去了。遂不帶一人。悄悄走入內府。經過雕樓。喜無一人撞見。直至鎖雲軒門口。女侍看見。忙報夫人。夫人未及回答。永寶已入宮來。便即闖入夫人只得起身迎接。忙問駙馬到此何幹。永寶曰。昨日承賜香茗。特來拜謝。金婉驚曰。大王不在宮中。昨君到此。本不敢邀坐留茶。以有三世子同來。故冒禁相見。今君獨行至此。宮中耳目衆多。

恐涉瓜李之嫌。致招物議。請君速返。毋爲我累。永寶曰。夫人果是天上神女。難

道不容俗子一步芳塵。金婉見其言詞婉昵。深寓相愛之意。便道。承君不棄。

只好緣結來生。今生休想。回絕中已寓心肯連催回步。永寶只得快快走出。才

下階。見守門宮娥。飛步進來。報道。巫山府胡夫人。凝遠樓穆夫人。皆來探望。行

將到也。金婉大驚。向永寶道。君出。定被他們撞見。恐惹人疑。不如權躲一邊。意空

人疑尤不犯著故俟他們去後。然後再行。永寶聞言。便轉身往後去躲。金婉接

入兩位夫人。遜坐獻茶。閒談一回。巴不得二人就去。因天氣炎熱。要等晚涼回

宮。坐著不動。直至紅日沉西。方起身作別。金婉見二人去了。就請駙馬出院。永

寶急急走出。宮娥道。門吏專候二位夫人。輦出。便已下鎖。駙馬不能出去了。永

寶重復退回。永寶此際安知不深感二夫人之坐久耶金婉曰。如此奈何。永寶道。今夜進退兩難。只

好借宮中一席之地。權宿一宵。明日早行。諒無妨礙。未識夫人肯賜曲全否。金

婉見他哀懇。也是無可奈何。只得整備夜膳。對坐共酌。雖然對坐共酌不但永寶放金婉不過金婉亦

始初尙懷顧忌。三杯入腹。漸漸親熱起來。此以語言勾挑。彼以眉目送情。坐至更深。不覺春心蕩漾。遂同枕席。天將明。永寶潛身而出。暗思事雖從願。怎得常相聚會。因閱官府全圖。鎖雲軒牆外。卽是東游園。園中假山一座。正靠牆邊。若從背後掘一地道。便可直通裏邊。出入可以自由。打算已定。便向高洋道。此地炎熱。東園幽寂涼爽。吾欲借宿數日。不知可否。高洋道。叔父去住便了。何言借也。永寶因卽移居園內。命心腹內侍。從牆外掘進。暗暗通知金婉。金婉大喜。亦命宮女在內幫助。地道遂成。從此朝出暮入。全無人覺。如是者已非一日。問一私通高澄之通鄭熾極其難永寶之通金婉極其易先是高王聞世子壹鄭熾無意苟合金婉先已留情故耳然亦行文相避法在朝。頗事淫樂。欲召他歸來。考其朝政得失。忽報柔然入寇。高王親自引兵禦之。遂召世子歸。鎮守晉陽。世子與永寶從幼相依。情最莫逆。一日將晚。欲與相見。尋之不獲。有內侍張保財曰。頃見駙馬。不帶一人。走入東園去了。世子亦步入園來。問園吏道。駙馬在內否。園吏曰。在內。及至園中。不見永寶。遂坐亭中。命

保財尋覓。保財滿園尋遍。毫無踪跡。走至假山背後。見一地洞。深有六尺。洞口

泥土光滑。似有人出入其間。

保財見之。疑園有妖矣。

回報世子。世子親自往看。果有一洞。

命保財入內探視。回說內經十數步。通入牆內。洞口亦有樹木遮蔽。遙望之樓

閣重重。迴廊卅檻。繡幙朱簾。儼如圖畫。隱約有一美女。與駙馬共坐。上笑語。

述非人境。

世子聽罷大驚。暗想牆內已是官府。與鎖雲軒逼近。難道叔父與朱夫

人有私麼。吩咐保財。汝今夜宿在園中。伺候消息。明日稟我知道。遂自回府。一

等天曉。復往園中。問保財道。駙馬曾出來否。曰。尙未。世子等了一回道。駙馬此

時。定將出矣。你說我候在千秋亭上。有密事要商。速來相見。

驚弓之鳥。見他鳥投羅亦爲著急。其

開之正是私情。雖密終須破。好事多魔切莫爲。未識世子等候亭上作何言說。

且聽後文分解。

兵驕必敗。古人名言也。高歡坐擁重兵。志得意滿。以爲破宇文泰在於旦

夕。不知泰之智。不弱於歡。出其不意。先取寶泰。則高兵震動。自然不戰而

退。杜弼請節制功臣。似亦正理。然亂世綱常紊亂。一時不能肅清。若一於嚴切。必生他變。所謂迂拘之士。知其一。不知其二。故歡顯諭之。又恐其固執已見。特嚴兵以示之。使知疆場之士。功名非易。不可盡以繩尺懲之也。高永寶一見金婉。神迷意亂。陷于非義。亦是高歡漁色之報。

第四十一卷

結外援西魏廢后

棄羣策東鄰亡師

話說保財奉世子命。候在洞口。一會永寶出來。見了保財。大驚失色。保財道。駙馬莫慌。世子坐等在亭子上。請駙馬相見。永寶只得走進亭來。世子接見道。叔非韓壽。奈何偷香。永寶跪下道。此事願世子庇我。莫訴兄知。世子扶起道。此事我何敢洩。但日久必敗。倘被父王曉得。禍必不免。前日姪因一念不謹。幾喪性命。叔何不以我爲鑒。現身設法可謂苦口切及早改之。猶可無事。永寶唯唯。遂同至德陽堂。世子說了一番。只道永寶以後自然悔改。從此絕不提。起。一日忽報柔然敗去。高王奏凱而回。大軍將到晉陽。遂同府中文武。郊外迎接。王歸。犒

賞三軍已罷。回至婁妃宮中夜宴。是夜宿于飛仙院。次日。卽往東府。三日不出。有一夜回府。本欲往婁妃宮去。行至寶慶堂。見雕樓下月色甚明。忽思朱金婉處久已冷落。如此良夜。與他相聚一宵。走至鎖雲軒。見院門深閉。令人叩門。那知其夕。永寶正在裏邊。與金婉飲酒取樂。忽聞王來。彼此失色。天下不曉巧永寶急走內閣躲避。夫人下階相迎。夜宴之具不及收拾。王謂夫人曰。卿在此獨飲乎。夫人曰。因貪月色好。故在此小飲。口雖答應。頗露驚慌之色。王心甚疑。遂解衣共寢。夫人不發一言。全不似舊日相敘光景。金婉私事全是自己欺騙。王出來須知虛心事做不得。王心疑益甚。復起望月。夫人亦絕無一語。乃走出房外。微聞牆邊有人切切私語。遂從簾內望之。月光如晝。見數宮人送一少年出去。一人道。駙馬今夜只好在園中擔擱。又一人道。駙馬休慌。世子在飛仙院。亦曾如此。分明效尤高。澄能無受實。王知是永寶。心中大怒。且不聲張。命值夜宮女。開門逕出。至雕樓下。有人言語。呼之。乃內侍王信忠。急命鎖了鎖雲軒外門。便至柏林堂。倚床獨坐。金婉見王已去。又

報外門封鎖。知事情敗露。嚇得魂飛魄散。宮娥們亦皆憂懼。王坐至天明。召園吏問昨夜何人在園。答道駙馬。王問此時在否。答道已去。王喝道。你們職司守園。如何縱人出入。園吏道。因是駙馬。且大王親弟。故不敢拒。王曰。幾時留宿起的。園吏曰。往來時日。皆有簿記。王命取來。俄而呈上一簿。園吏亦有心人乃駙馬留宿園中日月。及世子尋見地道根由。備寫在上。王知園吏無罪。遂叱令退。忙召永寶。永寶雖懷驚懼。不敢不到。世子不知永寶事發。亦隨之人。王見之大怒。以園吏所書之簿示之。永寶伏地謝罪。王令左右去其衣冠。痛杖一百。血流滿地。令人扶出。又怒責世子曰。你亦罪難指數。亦痛杖之。幽于柏林堂西廡。正到婁妃宮中。怒氣滿面。妃問大王爲何如此著惱。王將鎖雲軒事告之。妃曰。永寶雖有罪。望王念手足之義。曲爲寬宥。話未畢。忽內侍報道。駙馬不堪受杖。到府卽死。蓋永寶體素肥。外強中乾。受杖旣深。頓時痰湧。遂欲救無及。王得報大驚。婁妃聞之。淚下如雨。繼而王拔劍以走。妃問欲殺何人。王曰。永寶之死。皆金婉害之。

我去殺此賤婢。妃攔住道。金婉不足殺也。王廣收美色。納之後宮。使他空守寂寞。爲人所誘。此心焉得不亂。今駙馬已死。豈可復殺金婉。以重其罪。况金婉已生一子在宮。若殺之。教此小兒誰靠。王卽不念其母。可不念其子乎。依妾所見。閉鎖深宮。使不齒于諸夫人之列罷了。妻妃之言又正經又委婉高王焉得不聽又王遂收劍坐下。俄而報世子杖後。發暈數次。妃驚曰。澄兒何罪。而王杖之。借此一問正好補叙世子在京所做事情王嘆曰。此兒雖聰明。但舊性不改。在京縱慾敗度。不痛責之。無以懲後。今日猶未盡法治也。看官。你道高王何以甚怒世子。先是世子在朝。大興土木。廣選佳麗。一日朝罷回府。有婦人訴冤馬前。視其狀詞。乃古監門將軍伊琳之妻裴氏。見其姿容甚美。遂帶入府中。親自問話。蓋伊琳奉命。往洛陽運木。違悞工程。侵盜運費。爲侍中孫騰劾奏。侍中高隆之。構成其罪。收禁在獄。三年有餘。裴氏因泣陳冤枉。言孫騰在洛。自盜內府金銀。沒入珊瑚樹一枝。珠簾一頂。皆係伊琳親見。欲滅其口。故問成死罪。收禁獄中。世子大怒。道孫侍中貪財怙勢。擅入人罪。

吾當爲爾伸冤。但事關權貴。你若出去。被他們暗行殺害。誰與質審。你且住我府中。等事情明白。然後出去。你的冤我與你伸。我的情也要你領。此意已在言外。裴氏拜謝。蓋世子悅其美而欲私之。故不放之出也。次日。遂下文書于尙書省。提問伊琳一案。隆之知事關孫騰。乃使人送還文書。謂世子曰。伊琳之獄。定已三年。罪狀甚明。不勞追攝。既已定獄三年。不決何也。世子大怒。必欲提問。司馬子如亦勸世子勿究。世子不從。騰與隆之大怒。不放伊琳出獄。世子無從審問。因欲上訴高王。孫高二人訪知世子已與裴氏成姦。亦欲訴知高王。子如從中調停。赦了伊琳之罪。前事亦不追究。方各相安。不能正已。焉能正人。只好歇手了。其後世子奏復伊琳官爵。數往其家留宿。高王探知此事。心中甚怒。因軍旅匆忙。未及責問。今又聞其袒庇永寶。故併責之。收文轉然永寶已死。心甚不忍。乃命世子歸府調養。幽金婉于冷宮。餘皆不究。永寶之子須拔。以游夫人無子。命其撫養在宮。列于諸子之內。取名曰觀。今且按下不表。且說宇文泰。自潼關殺了竇泰。敗高王于蒲坂。國中連年饑饉。兵食不足。常

慮高王起兵復讐。時有蠕蠕國。土地廣大。兵馬強盛。聞與東魏相結。欲伐西魏。心甚憂之。因遣使通好。請得其助。蠕蠕主曰。西魏若欲結好。必娶吾女爲后。方肯爲援。使者復命。泰勸文帝廢乙弗后爲尼。帝不忍曰。后乃結髮之婦。豈可無罪而廢。因集羣臣會議。羣臣迎合泰意。皆言不廢皇后。則難娶蠕蠕之女。不娶其女。恐外患之來。無人救援。社稷不安。帝迫於衆議。嘆道。吾豈以一婦而棄社稷大計。但計利害不問是非亂世君臣見識大抵如是乃廢乙弗氏爲尼。降居別院。后與帝大慟而別。有感別詩曰。

十載承恩一日捐。

數行珠淚落君前。

良謀果得安天下。

妾入空門也泰然。

其後蠕蠕以故后尙在。復欲伐魏。文帝遂賜后死。前日所夢。至此果然應了。通既

魏王亦寡恩哉

位矣復賜之死是時帝旣廢后。乃遣扶風王元孚。具金帛禮儀。往蠕蠕國。迎頭

兵可汗公主爲后。可汗大喜道。我女得與大魏皇帝爲后。誠天緣也。遂送女于

西魏車七百乘。馬一萬匹。橐駝一千頭。珍寶異物。不可勝數。蠕蠕風俗。以東向爲貴。故公主行幕皆向東。將至長安。扶風王請公主南面。公主曰。我此時猶蠕蠕女也。魏自南向。我自東向。亦有何害。語亦不疑西魏大統四年三月丙子。立蠕蠕國公主郁久闍氏爲后。丁丑。大赦天下。丞相泰自華州入朝稱賀。旋還華州。聞宏農郡有積粟。遣兵襲而據之。明國兵端自此又開是年東魏主年十五。亦立歡之次女爲后。適邊郡貢一巨象。改元元象。大赦天下。高王聞泰奪據宏農。大怒。乃大舉西討。先命敖曹治兵於虎牢。調發各路人馬。限日齊集壺口。進取蒲津。段榮諫曰。臣夜觀星象。大軍不利西行。宜俟來年進討。王曰。天道幽遠。今軍已戒嚴。不可阻將士之氣。卿毋畏縮。婁妃亦諫曰。妾聞秦地有山河之固。地勢險阻。大兵仰而攻之。主客相懸。勞逸不同。願大王慎之。婁妃一女子亦曉兵機奇說王曰。吾籌之已熟。今行不滅。蕩平無期。此行非得已也。遂命世子入朝。率諸將進發。軍至壺口。侯景引五萬人馬自河南至。劉貫引三萬人馬自山東至。連晉陽之兵。共號二十

萬。兵勢甚盛。敕曹知大軍已發。遂自虎牢起兵。圍住宏農。右長史薛瑜告王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以養三軍。今敕曹已圍宏農。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收成又缺。其民自皆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長驅渡河。王不聽。侯景亦謂王曰。今日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隊。王統前軍。臣統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以赴。前軍若敗。後軍乘而援之。萬無一失。歡亦不從。其說不從。失在剛愎自用。遂自蒲津渡河。全軍盡登西岸。秦聞東魏兵至。大懼。以華州當道衝。遣使至州。命刺史王羆嚴守。羆對使者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歸語丞相。可無憂也。語簡而動。俄而高王兵至。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塚。生死在此。欲死者來。諸將請攻之。王曰。無庸。吾志在滅秦。此等碌碌。何足污吾兵刃。此語壯甚。高羆驕甚。此勝敗之所以分也。遂涉洛。軍于許原之西。連營三十里。先是秦發徵書十餘道。調集各路人馬。皆未至。將士不滿一萬。欲進擊歡。諸將皆疑衆寡不敵。請待歡軍更西。以觀其勢。

秦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擾亂，將何以濟？今乘其遠來，營伍未固，擊之可圖。

勝賀拔勝亦以爲然。卽造浮橋于渭上，令軍士齎三日糧，以示必死。輕騎渡渭。

留輜重于後，自渭南夾渭而西。何等勇決何等王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

然見其兵勢甚盛，將士皆憂難敵。秦亦懼不自安。宇文深獨賀曰：吾軍勝矣。秦

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圖之非易。今懸師渡河，非衆所

欲。獨歡恥失寶秦，懷諫而來。此所謂忿兵，可一戰而擒也。何爲不賀？宇文深書

法所云知彼知已百戰百勝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纛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秦喜曰：聞君言，

使人膽壯十倍。秦又遣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

百步下馬，伏地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然。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

具知敵軍情狀而還。儀同李弼曰：敵衆我寡，平地不可與戰。去此數里，地名渭

曲，地狹勢阻，多高蘆，長葦，可以全軍埋伏。先據此處，以奇兵勝之。秦從其計。已自

之既有謀略而諸將獻謀者又復善聽計從以觀敵乃命李弼爲右拒，引兵三千。

帶領勇將五員。伏於渭曲之西。命趙貴爲左拒。引兵三千。帶領勇將五員。伏於渭曲之東。皆令聞鼓聲而起。自主中軍。背水佈陣。分撥方畢。東軍已至。見宇文兵少。皆有輕敵之心。都督趙青雀請戰。斛律美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決一死戰。譬如瘦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澀。不利馳驟。無所用力。爲今之計。不如勿與交鋒。密分精銳。掩襲長安。巢穴已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王曰。彼伏兵蘆內。以火焚之。如何。侯景曰。以大王兵力。何堅不破。今日當生擒黑獺。以示三軍。若縱火焚之。雖殺之不足爲勇也。彭樂飲酒醉。盛氣請戰。曰。王何不速戰。今日衆寡懸殊。以百人而擒一人。何患不克。其言既不肯聽。以火焚之。猶爲中策。侯景見初諫不用。不徒順之又從而怒。風

之彭樂醉酒請戰。欺人太甚。曾一團團。盈之氣。雖欲不敗得乎。

王許之。彭樂大聲呼曰。能殺敵者從吾來。王立

馬高坡之上。以督戰。令於軍中曰。能生擒黑獺者。封萬戶侯。於是兵將一湧而進。不成行列。泰率諸將死拒。俄而戰鼓三通。左右伏兵陡出。併力致死。將東軍衝爲兩段。彭樂深入敵陣。正遇耿令貴交戰。令貴敗走。不料李標在後。一鎗直

刺過來。正中腰下。把肚腸拖出。段韶見了。急來救護。彭樂納腸入腹。納不盡者。以劍截之。束創復戰。勇氣不衰。真勇將惜少謀耳敵軍見者。皆爲吐舌。斛律明月被圍陣中。一枝畫戟。使得神出鬼沒。連殺數將。賀拔勝出馬相迎。力戰數十合。明月全無懼怯。勝壯之曰。誰家生此虎兒。縱之去。斯時西軍勇氣百倍。東軍前後不相顧。盡行潰散。正是廿里運營成瓦解。六軍銳卒似冰消。未識高王作何解救。且聽下卷細講。

永寶迷於色慾。不顧名義。不惜身命。其死宜矣。高澄容隱永寶之事。已是有罪。况又觸著飛仙院舊情。焉得不痛責之哉。文帝與乙弗后。夫婦之情。本篤。乃以蠕蠕公主之故。廢之爲尼。而又殺之。雖曰爲社稷起見。身爲天子。不能庇一婦人。於心亦太忍矣。欲治其國。而先廢大倫。可乎哉。高歡用兵西魏。誠勢不得已。乃不聽衆臣之諫。驕恣自用。以視宇文泰之有諫必納。謀定而戰。不待交兵。勝負已分焉矣。至彭樂之截腸再戰。非不勇猛。不

過匹夫之雄。亦曷足貴哉。寫戰處。如火如花。不減腐史。

第四十二卷 奔河陽救曹殞命 敗黑獺侯景立功

話說高王立馬高坡。見東軍大敗。尙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報曰。衆兵盡散。營皆空矣。王未肯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渙。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再圖後舉。俄而婁昭、潘樂、段韶、飛奔而來。皆曰。王何不去。王曰。能復戰乎。韶曰。不能矣。趙青雀已降於泰。諸將只道大王已去。皆渡洛東歸矣。此時不去。敵兵四合。恐自拔無路。王猶據鞍未動。斛律金以鞭拂王馬。乃馳去。數將擁之而行。王曰。全軍盡沒。吾何以返。韶曰。臣父總錦衣軍。有兵一萬二千未動。侯景有五萬人馬。尙在河橋屯守。可見前此侯景遊渡過洛水。便得濟矣。行至洛口。時已二鼓。只見前面火把大明。早有敵軍攔住。段韶一馬當先。刺死來將。衆人殺散餘兵。渡過浮橋。將近黃河。忽報西軍抄截。河橋已斷。王大驚。問侯景人馬何在。曰。尙在迎敵西軍。俄而天色漸明。侯景接著。慰王曰。王無憂。河橋雖斷。

臣已命劉貴、段榮，在下流處預備樓船五十號以待。侯景原是有用之才王速登舟先渡。

臣在此接應諸將便了。王循河而行。果見段榮劉貴艤舟以候。但岸高舟遠。不能即登。見一橐駝立在水灘。王下馬縱身一躍。立在橐駝背上。纔得就船。王高

時諸將救應一諸將相續渡畢。喪甲士八萬。棄鎧仗十有八萬。泰追至河邊。選

留甲士二萬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渡河追之。歡可獲也。泰曰：

吾兵力未齊。且歡亦未能一舉滅之也。何等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令于戰

所人種一柳。以旌武功。比京觀後人有沙苑詩一絕云。

馮翊南邊宿露開。行人一步一徘徊。

誰知此地青青柳。盡是高歡敗後栽。

西魏帝聞捷。加泰為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弼弟蘭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陣。隱身鞍甲之中。彭樂幾喪其手。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耶。耿令貴殺傷甚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

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紀功乎。時高敖曹聞歡敗。釋安農之圍。退保洛陽。

己酉。西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又州民韓木蘭作

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屍間。賢至戰所。接收甲仗。賊條起斫之。斷脛而卒。智勇困于所處

夫信泰聞賢死。以爲洛州可圖。復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楊

忠、李顯引兵趣三荆。賀拔勝、李弼引兵圍蒲坂。先是高王西伐。蒲坂民敬珍謂

其從兄敬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傳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

上。吾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

歡自沙苑敗歸。祥珍率衆邀之。歡恐關東人心有變。急欲趕回晉陽。鎮撫四方。

不顧而去。及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率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泰以珍

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秦州刺史薛崇禮爲歡守蒲坂。防禦甚固。有從弟

薛善爲秦州別駕。欲降西魏。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歡逐君烏知善與

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

安。署曰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西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於是泰進蒲坂。略定汾絳以西。凡薛氏族人預開城

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薛善有功

不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泰善之。晉州刺史封祖業。聞西魏兵至。棄城走。儀同三

司薛修義。追至洪洞。及之。勸其還守。祖業不從。修義曰。臨難而逃。非丈夫也。還

據晉州。安集固守。不愧坤會西魏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修義開門伏甲以待

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王黜祖業。以修義爲晉州刺史。又獨孤信引兵逼洛陽。

刺史廣陽王元湛。棄城歸鄴。敖曹不能獨留。亦引兵北渡。信遂據金墉。於是賀

若統以潁川降魏。前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據梁州降魏。前尚書郎中崔彥

穆起兵滎陽。據廣州降魏。泰皆卽地授爲刺史。大軍一敗諸州反叛相繼皆由平日威非心服者故昔

與我爲臣今東魏行臺任祥。聞潁川失守。率驍將堯雄。趙育。是云寶。進兵攻之。

賀若統告急於泰。泰使宇文貴將步騎三千救之。軍至陽邑。雄等已退三十里。

任祥率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出其不意。進與賀若統合兵擊之。蔑不勝矣。若緩之。使與任祥兵合。進攻潁川。城必危矣。城若失。吾輩來此何爲。遂疾趣潁川。背城爲陣。與雄等戰於城下。大破之。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復擊之。苑陵。祥軍又敗。是云寶亦降。又都督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獨慕容儼爲東荊州刺史。有西將郭鸞來攻。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卒破走之。故河南諸州多失守。惟東荊州獨全。提了筆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會濮陽盜杜靈椿等聚衆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進擊陽平賊路文徒等。皆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地。不奉詔命。又不侵境。而私自出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可見賊不討。且賊知臺軍必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甚易。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實心任事之言高王聞而嘉之。先是王之敗歸晉陽也。意忽忽不樂。侯景曰：黑獺新勝

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三萬。徑往取之。王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去一黑獺。復生一黑獺。王何利之有。不若藏鋒蓄銳。待時而動。奚汲汲爲。

婁妃發言當遲有繼。有智女中丈夫也。

王乃止。於是撫夷劍。補軍旅。修甲乘。閱一載而兵力復振。

乃分遣諸將。進復河南諸州。賀拔仁攻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秦大怒。盡滅子粲之族。西將韋孝寬。趙繼宗。聞東軍至。以孤城難守。皆棄城西歸。侯景方攻

廣州未拔。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進退。將軍盧勇請進觀敵勢。景許之。乃率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帥。日已暮。勇乃多置旌旗於樹顛。夜分騎爲十隊。鳴角

直前。西魏兵不測多少。軍大亂。勇擒其將程華。斬其帥王征蠻而還。

盧勇首廣立大功

州守將駱超聞之大懼。遂以城降。於是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

提筆

且說西

魏大統四年。文帝知獨孤信已據金墉。將如洛陽。展拜園陵。會信告急。言東魏高敖曹。侯景。攻圍金墉甚迫。乞發大軍往救。秦因請鑾駕幸洛。進觀形勢。帝從

之。遂命尙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鎮守長安。命李弼、達奚武，率三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至穀城。侯景聞援兵將至，謂諸將曰：「西賊新來，兵鋒必利。當歛兵以待。」徐圖進取。老將見識皆貴文道元不逆其命何至一死一逃莫都婁貸文曰：「賊兵遠來，當乘其未至擊之。」願自引所部往挫其鋒。可朱渾道元以爲然。景不可。二人遂不稟景命。各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軍于秀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東軍不戰而退。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恆農。侯景知貸文道元私戰失利，又聞泰兵至瀉東，乘夜解圍去。辛卯，泰率輕騎追景至河上。景設陣爲長蛇之勢。北據河橋，南據邛山。與泰兵合戰。西將衝入，兵皆散走。泰亦親自陷陣。戰久，鼓聲大震。東軍合力奮擊，泰被圍。諸將各自爲戰，不及相顧。泰乘間衝出。左右皆散。忽流矢中其馬，馬驚而奔。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李穆下馬，以策撲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有急智

亦是秦不應絕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泰歸營，鳴金收軍。將士皆集，兵勢復振。次日進

擊東魏兵。東魏兵北走。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陣。泰曰。此敖曹也。急擊勿失。於是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唯一奴從。往投河陽守將高永樂。永樂。高王從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門不納。修一己之私怨。喪國家之大利。可勝言哉。敖曹仰呼曰。門卽不開。速以繩來援我。永樂不應。敖曹惶急。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乃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何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以其殺已必獲重賞也。追者斬其頭去。惜可又西兗州刺史宋顯。有衆三萬。與泰戰。泰亦殺之。虜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敖曹首至。泰大喜。一軍皆賀。賞殺敖曹者絹萬疋。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再說万俟普自歸東魏。高王以尊且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皆北渡。洛獨勒兵不動。不屬表受洛干之惠。直足深見高王敬老之深。心入謂西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魏人畏之而去。東魏名其下營地曰回洛。後隋之回洛倉。卽其地也。侯景聞敖曹死。卽欲進戰。好據東上健起

下諸將皆曰。吾軍新失大將。人有懼心。勝勢在彼。未可遽與爭鋒。景曰。不然。黑
 獺連勝數陣。有輕我心。其下將士必驕。彼驕我懼。正堪一戰。且沙苑之敗未復。
 今又喪師失將。恥孰甚焉。大王付吾儕以閫外之任。若不大破黑獺。何面目見
 之。吾計決矣。諸軍勿疑。侯景智勇兼備此後獨於是整率諸軍。盡渡河橋。將戰
 下令曰。今日之戰。有進無退。退者立斬。乃命諸將分隊進擊。秦見東魏兵至。命
 右拒敵其左。左拒敵其右。中軍敵於中路。自擁精騎一千。擁護帝駕。立馬高處
 觀之。當是時。兩邊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彼此不相上下。或
 東軍得利。西師敗而復振。或西師得利。東兵却而復前。無不捨死忘生。互相對
 敵。俄而氛霧四塞。風沙迷目。左右兩拒。戰並不利。景忽下令於東曰。西陣已獲
 黑獺矣。東陣大呼。又下令於西曰。東陣已獲黑獺矣。西陣大呼。西魏軍皆驚懼。
 遂大潰。寫出侯景機變獨孤信等未識君相所在。棄軍走。將軍李虎念賢等爲
 後繼。見信等敗亦潰。秦見前軍瓦解。不敢留。與帝燒營而遁。方戰急時。王思政

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踏數人。陷陣既深。從者盡死。身被重創。悶絕於地。會日已暮。敵亦收兵。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之上馬而歸。雷五安蓋思政每戰。常著破衣敵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雷

若此智何至旗蓋陷陣為敵所算

將軍蔡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

我如子。今日豈惜一死。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相拒。有厚甲長刀者一人。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祐祇存一矢在手。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喝聲道著。其人應弦而倒。不唯有識東魏兵退却。祐徐徐引還。正是瓦罐險遭井上破。將軍幸免陣前亡。但未識西師敗後。竟得長驅入關否。且聽下文分解。

兵志曰。驕兵必敗。高歡驕盈已極。故一出而敗。再出而亦敗。以致各處人心搖動。幸諸臣盡力。不至大潰。侯景請兵三萬而行。婁妃諫止。蓋景之狼

子野心。早已莫逃洞鑿。婁眞女中之傑。及乎兵甲復出。東師累北。敖曹身殞。幾有不能復振之勢。万俟洛挺身殿陣。使西魏將士望而生畏。引兵退去。亦高歡敬禮耆老之效也。侯景於大敗之後。死中求活。血戰一場。奮其譎智。大敗西師。其機變自不可及。王思政下馬陷陣。雷五安哭求思政。蔡祐善射免難。正不可謂西魏無人也。其敘戰又是一樣筆法。

第四十三卷

歸西京一朝平亂

懼東鄴三將歸元

話說邛山之戰。秦大敗而遁。秦帝急走恆農。其時恆農守將。聞大軍敗績。已棄城而走。城中無主。所虜降卒在內。結黨聚亂。聞秦至。相與閉門拒守。秦進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城中始定。時諸將在後者皆未至。秦驚不能寢。及夜蔡祐至。秦曰。承先來。吾無憂矣。枕其股。寢始安。蓋祐每從秦戰。常爲士卒先。不避矢石。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一言。秦每嘆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故秦倚之如左右手。次日。兵將稍集。秦留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鎮恆農。自引大

軍奉帝入關。先是秦既東伐，關中留守兵甚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東征兵敗，共謀作亂。兵方外，變民即內叛，人情反覆，可畏，故爲將者必常操勝勢也。李虎等至長安，見賊勢猖獗，計無所出，不得已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降將趙青雀與雍州于伏德聚衆萬餘，進據長安子城。咸陽太守慕容思慶亦起兵從逆，各招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士民不從者，相率以拒青雀。日數十戰，虧得侯莫陳崇進擊破之。賊始畏懼不出。王黶鎮河東，見人心惶惑，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黶受委於此，以死報國。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不能者任自出城。」王黶實心爲國衆感其言，皆無異志。秦聞變，留帝駕於關鄉，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皆烏合之衆，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皆面縛乞降，不足爲患。散騎常侍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爲信然，益當驚擾。」情深民情之言今軍雖疲弊，精銳尙多，以明公之威。

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悟。乃引兵西入。父老士女見泰至。莫不悲喜相賀。

又華州刺史宇文導。知賊據咸陽。起兵襲之。殺慕容思慶及于伏德。然後南渡渭水。與泰合軍。兵勢益壯。進攻青雀。殺之。乃奉太子入朝。撫安百姓。九月朔。帝

入長安。丞相泰還鎮華州。內外始定。

觀諸將之齊心出力。泰之收捨人才。可知亂何患不平哉。

且說高王聞

敖曹之死。如喪肝膽。又聞衆將敗北。自晉陽發七千騎至孟津。未濟。得侯景捷報。言泰已燒營而遁。西師悉退。斬獲甲士。收得資糧。不可計數。王大喜。遂濟河。諸將相繼來會。皆言高永樂不救敖曹之罪。王大怒。立召永樂。卽於帳前杖之二百。罷其職。發回晉陽。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諡曰忠武公。衆以永樂不殺。治罪猶輕也。後人有詩譏之曰。

地下敖曹目未瞑。頭行千里血猶腥。

軍前不斬河陽將。獻武當年尙失刑。

時金墉猶未下。王進兵攻之。長孫子彥不能守。焚城中屋宇俱盡。棄城而走。王

入洛。見人民蕩析。樓堞無存。乃燬之而還。可憐帝王之都。變成荒邑。先是東魏遷鄴。主客贖中裴讓之留洛陽。及獫狁孤信敗歸。其弟諷之相隨入關。秦賜以官爵。爲大行臺倉曹郎中。王怒其外畔。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謂王曰。昔孔明兄弟分事吳蜀。各盡其心。况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爲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王皆釋之。理明詞達。聽者自從。斯時舊境悉復。邊土皆安。提筆乃加賞有功將士。進侯景爲河南大將軍。大行臺將兵十萬。鎮守河南。而身歸晉陽。東魏元象二年。靜帝以王功大莫賞。封其子高浚爲永安郡公。高淹爲平安郡公。高澈爲長樂郡公。高演爲常山郡公。高渙爲平原郡公。高清爲韋武郡公。高湛爲長廣郡公。雖在孩提者。並賜金章紫綬。歡於是入朝謝恩。兼察朝政得失。百官賢否。世子告王曰。吏部尙書一缺。掌天下銓選。闕人才進退。得人則亂。有武備尤貴。有文事澄能。留心及此。足見爲政不苟。昔聞崔亮爲吏部時。不能評論人才。作停年之格。以州縣郡官年深者。擢之上位。以故真才流落。士氣不伸。次後選用以

此爲例。非用人之道也。孝莊卽位。李仲雋爲吏部。專引新進少年。朝廷乏經國之才。至爾朱世隆攝選。官以倖進。政以賄成。賢才屏迹。宵小滿朝。紀綱大壞。天下騷然。後崔孝芬爲之。亦華而不實。徒有斯文之稱。究無安世之道。歷數了人

今遷鄴以來。三換其人。皆無可取。何以勵人心而敦世道。王曰。汝能任此職乎。

世子曰。兒才亦恐不勝。王曰。汝能留心人才。無徇己私。便可不負此職。要言不煩吾

今言于帝。命汝攝之便了。於是世子攝選。百官皆服。王于都堂。召會文武。大宴

三日。見座無敖曹。深加嘆息。謂羣臣曰。吾欲遣使西魏。求還敖曹首級。恐傷國

體。爲黑獺所笑。棄之則于心不忍。諸君能爲吾計乎。念及死者生者可知此舉不唯不忘故舊兼能感激

諸將高王陳元康曰。易耳。若令侯景求之首。必可得。黑獺自邙山大敗以來。畏

景如虎。必不吾逆也。王歸晉陽。遂以命景。景乃遣人揚言于西魏曰。送還敖曹

之首。則兵不動。不然。將長驅入關。以報河陽之辱。秦聞之笑曰。安有爲死人首

而動大兵者。不過景欲得敖曹之首耳。我方兵疲力乏。且欲閉關息民。不可激

其怒。因歸高敖曹寶。泰莫多婁貸文三人之首于景。景送至晉陽。王撫首大哭。悉加厚葬。再說世子自攝選以來。遷擢賢良。黜逐不肖。凡清要之職。皆妙選人。物以充之。其餘量才授位。無不愜當。有未受職者。皆引置門下。講論賦詩。以相娛樂。又好蔡氏八分書法。暇卽習之。製金玉筆管。會集古今人文。府中書吏。常有百人。給賜甚厚。士大夫以此稱之。將家子而好文。學亦大不俗。時南北通好。使命相繼。務以俊乂相誇。每遣使至梁。必極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至鄴。鄴下爲之傾動。貴遊子弟。盛服聚觀。館門如市。宴會之日。世子使左右密往視之。一言制勝。爲之撫掌。鄴使至建康亦然。一日。世子入朝。見帝于內殿。帝曰。朕有一事。欲與卿言。世子問何事。帝命召來。只聽得屏後玉珮之聲。走出一位女子。端嚴秀質。美麗絕人。向世子低頭下拜。來得奇。拜得奇。令人意想不到。世子答拜。問帝此位何人。帝曰。此東光縣主。名靜儀。乃是朕姑。高陽王元斌之妹。侍郎崔恬之婦也。因有家難。乞憐于朕。朕不能主。故令求赦于卿耳。世子斂容再拜曰。臣掌者。陛下之

法。未識縣主求救者何事。帝曰。恬弟崔悛。去年在洛。被宇文泰逼之西去。今臣于西。若正其外叛之罪。累及一門。恬亦當誅。卿父執法難違。欲卿曲宥耳。世子曰。帝命不敢不遵。父意恐難回轉。此非臣所得主也。此時禮言尙正靜儀見世子不允。流淚不止。重向世子拜懇。世子見靜儀面如梨花著雨。愈覺可人。不忍絕之。向帝曰。陛下既有寬赦之情。小臣豈無哀憐之意。自當竭力援手。遂再拜而退。靜儀見世子允了。亦謝恩而出。世子歸語公主曰。卿知高陽王有妹靜儀乎。公主曰。此奴之姑也。幼時亦曾見之。世子曰。可惜絕色佳人。未識將來性命若何耳。已露憐愛意公主問何故。世子備述其事。頃在帝前相見。屢次拜求。若父王不允。豈非滅門在卽。公主曰。大王立法如山。未必肯寬恕也。此時世子心中輾轉尋思。不赦靜儀。則美色可愛。赦之。則懼父見責。到覺進退兩難。一日。接得晉陽密札。果爲崔悛一案。內云。崔悛身投僞國。理合全家正法。但崔氏世代名門。民望所屬。汝宜細細斟量。方可行誅。世子覽之大喜。心吃了安曰。父王既有此言。欲寬崔

氏之罪不難矣。遂奏帝。凡崔氏連坐者。皆赦之。以書覆高王曰。

崔俊被擄入關。從逆非其本心。崔恬盡職鄴中。爲國尙無異志。誅及無辜。易招物議。免其連坐。可慰輿情。况恬妻東光縣主。高陽之妹。今上之姑。帝本有意曲全。兒已特行寬宥矣。雖徇私情却合公道

高王見書。遂置不問。此時不唯崔恬夫婦感激。帝亦大悅。一日。宴世子于內宮。后亦在座。靜儀適來謝恩。帝召入。賜坐后側。命靜儀敬酒三爵。以酬世子之勞。帝亦多事世子亦回敬之。謂靜儀曰。縣主與吾婦是至親。少時常聚。至今每懷想念。異日當令來見也。靜儀曰。妾于次日。本擬登堂拜謝。敢勞公主下降。世子佯稱不敢。而心實暗喜。宴罷各退。世子歸。知東光縣主次日必來。暗囑門吏。縣主若到。勿報公主。引其步輿。打從平樂堂。直入絳陽軒中。絳陽軒。乃世子密室也。按在車中。但見曲曲花街。兩旁都是翠柏屏風。不像後宮模樣。及至停車。回顧侍

定了待他上鈞

次日。靜儀到府。門吏挽其步輿。直至密室深處。從人悉屏在外。靜儀坐

兒不見一人。有一宮女走來開幔道。公主在內軒相等。請縣主入見。宮女引路。靜儀只得移步相隨。及至內軒。不見公主。宮女又曰。在暖閣中。逐層闖入及入。却見世子走來施禮。心上大疑。因問公主何在。世子曰。少停相見。因有密事相告。先屈縣主到此一敘。宮娥擺宴上來。靜儀辭退。世子曰。昨在帝前承賜三爵。今日少盡下情。縣主莫辭。靜儀無奈。兢兢坐下。世子殷勤奉勸。宮女連送金樽。天色漸暮。侍女皆退。靜儀欲回。世子笑謂之曰。昨夜夢與卿遇。今日相逢。乃天緣也。卿其憐之。打不出的淫棍靜儀曰。全家之德。沒齒不忘。若欲污我。斷難受辱。說罷便走。門已緊閉。世子即上前擁逼。衣服皆裂。靜儀力不能拒。遂成私合。是夜回宿閣中。侍女皆厚賞之。囑令勿洩。在外從人。疑爲公主留住。初不料有他故。三日後。靜儀堅意辭去。世子不得已送之回府。靜儀歸。對其夫流涕微言。世子無禮。崔恬不敢細問。仍善遇其妻。蓋懼見怒于世子。禍生不測也。然世子日夜想念。欲圖再會。苦于計無所出。乃召其奴張保財謀之。保財曰。易耳。世子

超授崔恬爵命。出使在外。則可以潛遊其家矣。小人遷主之惡無所不至世子乃奏恬爲散騎常侍。出使遠去。夜間。屏去侍從。潛至崔家。與靜儀相會。連宿數夜。形迹大彰。高陽王聞之大怒。奏于帝。請賜靜儀死。以免狂童之侮。帝曰。此事實傷國體。但非靜儀之罪。乃高世子之過也。高王功在社稷。大權在握。世子爲所寵愛。朝事悉以相委。國家安危。係彼喜怒。若賜死靜儀。澄必懷怨。何可以一女子而起大釁。不能正其罪。亦只好隱忍。過去帝意亦是高陽見帝不允。默然而退。其後世子亦恐人覺。晏去早歸。微服來往。時高岳、孫騰、子如、隆之、四人聞知。皆擔憂恐。相與議曰。王令吾等在此者。爲輔世子也。今世子以萬金之軀。夜出潛行。倘有小人從而圖之。禍生不測。吾等死不足贖。今若諫之。彼必不聽。反遭其怨。不若密啓大王。使行禁止。四人議定。遂將世子私通靜儀之事。稟知高王。次即已編只得密啓其事。雖招世子怪亦願不得王大怒。私語婁妃曰。子惠不克負荷。行將廢之。妃驚問。王悉告之。妃亦怒其荒淫。曰。此兒終不善死。王於是立召之歸。正是朝中不究貪淫罪。堂上猶施撻責威。未

識高王召歸世子若何處治。且聽下文分解。

宇文泰當大勝之時。聲勢壯盛。侯景一呼。衆軍敗北。幾至不能復振。可知兵真危事。勝敗無常。不可不慎也。高澄論銓選一節。可謂明見。後果勝任。殊非碌碌無才者可比。至始救靜儀。又設計亂之。夜出微行。不顧身命。雖其天性荒淫。亦歡立身不正。貽謀之未善也。聖人云。身修而後家齊。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真至論哉。